



法雲善本禪師

青原下十二世。雲門宗慧林本禪師法嗣。



東京法雲善本大通禪師族董氏漢仲舒之裔也。大父琪父温，皆官于潁，遂為潁人。母無子，禱白衣大士，乃得師。及長，博極羣書，然清修無仕宦意。嘉祐八年，與弟善思往京師，地藏院選經，得度。習毗尼，東遊至姑蘇，禮圓照於瑞光，照特顧之。於是契音經五稔，益躋微奧，照令依圓通秀師去。又盡其要，元豐七年，渡淮，留太守巖久之，出住雙林，遷淨慈，尋被旨徙法雲。僧問寶塔元無縫，如何？指示人。師曰：如霞生對面，星月逸簷楹。曰：如何？是塔中人。師曰：竟日不知清世事，長年占斷白雲鄉。曰：向上更有事也。師曰：太無厭生，問若論此事，譬如兩家著碁，學人上來請。

師一著師曰早見輸了也僧曰錯師曰是僧進前無路也師
卓拄杖一下曰身柰這箇何僧曰祇如黑白未分時又作麼
生師曰且饒一着問百尺竿頭如何進步師曰陰曰便恁麼
去又作麼生師曰百雜碎問九夏賞勞即不問從今向去事如
何師曰先剃頭淨洗鉢曰謝師指示師曰滴水難消上堂上不
見天下不見地畱塞虛空無處迴避為君明破即不中且向南
山看鬘鼻擲拄杖下座

大通本禪師

釋惠洪

禪師名善本生董氏漢仲舒之後也其光家太康仲舒村父
琪父溫皆官于潁遂為潁人初母無子禱於佛像前誓曰得子

必以事佛既蔬食俄娠及生本骨相秀異方晬而孤母育於叔
祖玠之家既長博學操履清修母亡哀毀過禮無仕宦意辟教
學道隱於筆工然氣剛不屈沈默白眼公卿嘉祐八年與弟善
思俱至京師籍名顯聖地藏院試所習為大僧其師圓成律師
惠楫者謂人曰本它日當有海內名乃生我法中乎圓成便聰
習毗尼隨喜襟華夜夢見童子如世所畫善財合掌導而南既
覺曰諸佛菩薩加被我矣其欲我南詢諸友乎時圓照禪師道
振吳中本徑造姑蘇謁於瑞光圓照坐定特願之本默契宗旨
暇勤五年盡得其要其整頓提撕之綱研練差別之智縱橫舒
卷度越前規一時輩流無出其右圓照倚之以大其家以季父

事圓通秀公秀住廬山棲賢出入卧内如寂子之於東寺元豐
七年春絕九江游淮山徧禮祖塔眷浮山巖叢之勝有終焉志
遂居太守巖久之出世住婺州雙林六年浙東道俗追崇至謂
傳大士復生後住錢塘淨慈繼圓照之後食堂日千餘口仰給
於檀施而供養莊嚴之盛游者疑在諸天或云時號大小本神
考或作聞其名有詔住上都法雲寺賜號大通禪師又繼圓通
之後本玉立孤峻儼臨清衆或云如萬山環天柱讓其高寒然
精麤與衆共未嘗以言徇物以色假人王公貴人施捨日填門
厦屋萬礎塗金鏤碧如地湧寶坊住八年請於朝願歸老於西
湖之上詔可遂東還庵龍山崇德杜門却掃與世相忘又十年

天下願見而不可得獨與法子思睿俱睿與予善為予言其平
生曰臨衆三十年未嘗笑及閑居時抵掌笑語問其故曰不莊
敬何以率衆吾昔為叢林故強行之非性實然也所至見畫佛
菩薩行立之像不敢坐伊蒲塞饌以魚葷名者不食其真誠敬
事防心離過類如此大觀三年十二月甲子屈三指謂左右曰
止有三日而已果歿有異禽翔鳴于庭而去塔全身於上方閱
世七十有五或坐四十有五夏
贊曰本出雲門之後望雪竇為四世嫡孫平居作止直視不瞬
及其陞堂演唱則左右顧如象王回旋學者多自此悟入方其
將終之夕越僧夢本歸堯率天味其為人居處眼玩行已利物

日新其德不置之諸天尚何之哉

穹智圓禪師南嶽下十二世。臨濟宗定慧信禪師法嗣。

蘇州穹窿智圓禪師上堂福臻不說禪無事日高眠有問祖師

意連擗兩三拳大眾且道為甚麼如此不合惱亂山僧睡

汪明際吳僧錄作福臻不說禪無事日高眠有問祖師意連擗兩三拳且為甚麼惱亂老僧眠

法印守堅禪師

劉鳳

萬壽寺法印守堅禪師僧問如何是道師曰誰不踐履曰如何

是道中人師曰來千去萬

普懃禪師

劉鳳

萬壽普懃禪師上堂物外無堪老便休乳城夢質兩悠々如何

幻事來相通却使閒身不自由

定遵式禪師青原下第十二世。雲門宗慧林本禪師法嗣

蘇州定慧遵式禪師因僧問南泉斬猫兒意旨如何師便打僧

云猶是學人疑處師云十萬八千僧云忽遇趙州時如何師云

賣金須是買金人

此章係元建康保寧禪寺住持沙門清茂宗門統要續集所載按世次宗派列之于此

妙覺願禪師

劉鳳

寶華妙覺願禪師僧問機輪曾未轉々處實能出轉處如何師

云白雲遙空谷春風拂太虛云意旨何如師曰劫火洞然毫末

盡青山依舊白雲中

悟本契禪師

劉鳳

寶華悟本契禪師僧問入鄒岳手意何如曰弄花香滿手穿竹粉盈衣云休去歇去古廟香爐去意旨何如師云有耳鐵牛穿半夜無條石馬走東西風云莫便是為人處也無師曰風急浪高魚自隱金鱗透入碧波中

慧智覺禪師青原下十二世。雲門宗長蘆夫禪師法嗣

平江府慧日智覺廣燈禪師本郡梅氏子上堂良久曰休悠悠釣竿長在手魚冷不吞鈎喝一喝下座

西法海禪師青原下十三世。雲門宗本覺一禪師法嗣

平江府西竺寺尼法海禪寶文呂嘉之姑也首叅法雲秀和尚

後領旨於法真言下諸名儒屢挽應世堅不從殂日說偈曰霜

天雲霧結山月冷涵輝夜接故鄉信曉行人不知屆期坐脫

湛文照禪師青原下十三世。雲門宗甘露宣禪師法嗣

平江府妙湛寺尼文照禪師溫陵人上堂靈源不動妙體何依歷孤明是誰光彩若道真如實際大似好肉剌瘡更作祖意

商量正是迷頭認影老胡四十九年說夢即且止僧堂裏橋陳如上座為你諸人舉覺底還記得麼良久曰惜取眉毛好

天如哲禪師青原下十三世。雲門宗長蘆信禪師法嗣

越州天衣如哲禪師族里未詳自退席寓平江之萬壽飲啖無擇人多侮之有以瑞巖喚主人公詰問者師答以偈曰瑞巖長

喚主人公突出須彌最上峰大地掀翻無覓處笙歌一曲畫樓
中一日曰吾行矣令拂拭所乘筇輿乃書偈告衆曰道在用處
用在死處時人祇管貪歡樂不肯學無為叙平昔衆問勉衆進
修已忽豎起拳曰諸人且道這箇落在甚麼處衆無對師揮案
一下曰一齊分付與秋風遂入輿端坐而逝
萬如瓚禪師青原下三世。雲門宗
壽如瓚禪師長蘆信禪師法嗣
平江府萬壽如瓚證悟禪師建寧魏氏開堂日僧問如何是蘇
臺境師曰山橫師子秀水接太湖清曰如何是鏡中人師曰衣
冠皇宋後禮樂大周前凡見僧必問近日如何僧擬對即拊其
背曰不可思議將示寂衆集復曰不可思議乃合掌而終

建原禪師青原下三世。雲門宗

揚州建隆原禪師姑蘇夏氏子上堂拈拄杖曰買帽相頭依橫
畫樣從他野老自鬚眉誌公不是閑和尚卓拄杖下座

寶普鑑禪師南嶽下三世。臨濟宗

平江府寶華普鑑佛慈禪師本郡周氏子幼不茹葷依景德寺

清智下髮十七游方初謁覺印英禪師不契遂扣真淨之室淨
舉石霜虔侍者話問之釋然契悟作偈曰枯木無華幾度秋斷
雲猶挂樹梢頭自從闢折泥牛角直至如今水逆流淨肯之命
侍巾鉢晚狗衆開法寶華次移高峰上堂叅禪別無奇特祇要
當人命根斷疑情脫于眼頓開如大洋海底輓一輪赫日上昇

天門照照四天之下萬別千差一時明了便能握金剛王寶劍
七縱八橫受用自在豈不快哉其或見諦不真影像彷彿尋言
逐句受人指呼驢年得快活去不如屏淨塵緣豎起脊梁骨著
些精彩究教七穿八穴百了千當向水邊林下長養聖胎亦不
枉受人天供養然雖如是卧雲門下有箇鐵門限更須猛著氣
力跳過始得擬議之間墮坑落澗以拂子擊禪牀下座上堂月
圓伏惟三世諸佛狸奴白牯各一起居萬福時中淡薄無可相
延切希寬抱老水牯牛近日亦自多病多惱不甘水草遇着暖
日和風當下和身便倒教渠拽把牽犁直是搖頭擺腦可憐萬
頃良田一時變為荒草

泗州用元禪師南嶽下十三世。臨濟宗

平江府泗州用元禪師一日問建隆曰臨濟在黃蘗三回問佛

法大意三回被打意旨如何語猶未了被打一拂子師頓領玄

旨開堂日僧問曰衆雲臻請師說法師曰有眼無耳朶六月火

邊坐曰一句截流萬機頓息師曰聽事不真喚鐘作甕問朝參

暮請成得甚麼邊事師曰祇要你歇去曰早知燈是火飯熟已

多時師曰你鼻孔著因甚麼著拄杖子穿却曰拗曲作直又爭

得師曰且教出氣上堂一二三四五火裏唧捺吞却虎六七八

九十水底泥牛波上立一日一夜向霖、無孔鐵鎚灑不入灑

不入著底急百川洶涌須彌岌八層那叱撞出來稽首讚歎道

難及噴上堂橫按拄杖顧視大眾曰今日平地上喫交便下座

永安正禪師南嶽下十三世。臨濟宗報本元禪師法嗣

平江府永安元正傳燈禪師鄆州鄭氏子上堂天人羣生

類皆承此息力大眾有一人道我不承佛息力不居三界不屬

五行祖師不敢定當先佛不敢安名你且道是箇甚麼人良久

曰倚石巖前燒鐵鉢就松枝上挂銅瓶

傳燈元正禪師

劉鳳

承天永安傳燈元正禪師人歷叅諸方晚到蘇萬壽時慧元

禪師居烏令師看庭前柏樹因緣發明心地得悟僧問西來掣

電機師曰烟雲霧鎖云臨濟宗風一時獨秀師云不可有两个

也僧云江月照時琴影現松風吹處語聲清師曰一夜寒流雪

到明梅花漏泄春消息僧云盡乾坤大地是一曲和尚如何下

手師曰拍、是令

法晏禪師

劉鳳

吳江聖壽法晏禪師僧問今日意若何曰雲生碧障云學人不

會曰月落寒潭良久曰且道佛法在甚麼處不離當處常湛然

覓即知君不可得

性空妙普菴主南嶽下十四世。臨濟宗黃龍新禪師法嗣

嘉興府華亭性空妙普庵主漢州人久依死心獲證乃抵秀水

追船子遺風結茅青龍之野吹鐵笛以自娛多賦咏得之者必

珍藏其山居曰心法雙忘猶隔妄色塵不二尚餘塵百鳥不來
春又過不知誰是住菴人又警衆曰學道猶如守禁城晝防六
賊夜惺中軍主將能行令不動干戈治太平又曰不耕而食
不蠶衣物外清閑適聖時未透祖師關挨子也須存意著便宜
又曰十二時中莫住工窮來窮去到無窮直須洞徹無窮底踏
倒須彌第一峰建炎初徐明叛道經烏鎮肆殺戮民多逃亡師
獨荷策而往賊見其偉異疑必詭伏者問其來師曰吾禪者欲
抵密印寺賊怒欲斬之師曰大丈夫要頭便斫取莫以怒為吾
死必矣願得一飯以為送終賊奉肉食師如常齋出生畢乃曰
孰當為我文之以祭賊笑而不答師索筆大書曰嗚呼惟靈勞

我以生則大塊之過後我以壽則陰陽以失之我以貧則五行
不正困我以命則時日不吉吁哉至哉賴有出塵之道悟我之
性與其妙心則其妙心孰與為隣上同諸佛之真化下合凡夫
之無明纖塵不動本自圓成妙矣哉妙矣哉日月未足以為明
乾坤未足以為大磊々落落無星無礙六十餘年和光混俗四
十二臘逍遙自在逢人則喜見佛不拜笑笑手笑矣乎可惜少
年卽風流太光彩坦然歸去付春風體似虛空終不壞尚享遂
舉筯飲餐賊徒大笑食罷復曰劫數既遭離亂我是快活烈漢
如今正好乘時便請一刀兩段乃大呼斬々賊方駭異稽首謝
過令衛而出烏鎮之廬舍免焚實師之惠也道俗聞之愈敬有

僧睹師見佛不拜歌逆問曰既見佛為甚麼不拜師掌之云會
麼云不會師又掌曰家無二主紹興庚申冬造七盆穴而塞之
修書寄雪竇持禪師曰吾將水葬矣壬戌歲持至見其尚存作
偈嘲之曰咄哉老性空剛要餒魚鼈去不索性去祇管向人說
師閱偈笑曰待兄來證明耳合編告四衆令集師為說法要仍
說偈曰坐脫立亡不若水葬一省柴燒二省開壙撒手便行不
妨快暢誰是知音船子和尚高風難繼百千年一曲漁歌少入
唱逐盤坐盆中順潮而下衆皆隨至海濱望欲斷目師取塞岸
水而回衆擁觀水無所入復乘流而往唱曰船子當年返故鄉
沒蹤跡處妙難量真風徧寄知音者鐵笛橫吹作散場其笛聲

嗚咽頃於蒼茫間見以笛擲空而沒衆號慕圍像事之後三日
於沙上趺坐如生道俗爭往迎歸笛五日閣維設利大如菽者

莫計其二鶴徘徊空中以盡始去衆奉設利靈骨建塔于青龍

按烏鎮之地與吳江錯壤則克全烏鎮者亦即有惠於吳江
之西南境矣故亦備載師之始末如其本章

空智通道人

南嶽下十四世。臨濟宗黃龍新禪師法嗣。

空室道人智通者龍圖范珣女也幼聰慧長歸丞相蘇頌之孫
悌未幾厭世相還家求祝髮父難之遂清修因看法界觀頌有
省連作二偈見意一曰浩：塵中體一如縱橫交互印毗盧全
波是水波非水全水成波水自殊次曰物我元無異森羅鏡像

同明、超王伴了、徹真空一體含多法交泰帝網中重、無
盡處動靜悉圓通後父母俱亡兄消領分寧尉通偕行聞死心
名重往謁之心見知其所得便問常啼菩薩賣却心時肝教誰學
般若通曰你若無心我也休又問一雨所滋根苗有異無陰陽
地上生箇甚麼通曰一華五葉復問十二時中向甚麼處安身
立命通曰和尚惜取眉毛好心打曰這婦女亂作次第通禮拜
心然之於是道聲籍甚政和間居金陵嘗設浴於保寧揭榜於
門曰一物也無洗箇甚麼纖塵若有起自何來道取一句子玄
乃可大家入浴右靈祇解指背開士何曾明心欲證離垢地時
須是通身汗出盡道水能洗垢焉知水亦是塵直饒水垢頓除

到此亦須洗却後為尼名惟久挂錫姑蘇之西竺緇白日夕師
問得其道者頗衆俄示疾書偈趺坐而終有明心錄行於世

空室道人

釋曉瑩

空室道人者直隴圖閣范公珣之女幼聰慧樂於禪寂因從夫
守官豫章之分寧遂叅死心禪師于雲巖既於言下領旨尋以
偈伸讚死心曰韶陽死心靈源甚深耳中見色眼裏聞聲凡明
聖昧後富前貧利生濟物點鐵成金丹青徒狀非古非今死心
問之曰死心非真向甚麼處讚若讚死心死心無狀若讚虛空
虛空無跡無狀無跡下得個甚麼語若下得語親見死心對曰
死心非真、非死心虛空無狀妙有無形絕後再蘇親見死心

於是死心咲而已靈源禪師遂以空室道人號之自爾叢林知名政和間居金陵園悟禪師住蔣山佛眠禪師亦在焉因機語相契二師稱賞然道韻間淡似不能言者至於開廓正見雅為精峭偈句有讀法界觀曰物我元無二森羅鏡象同明超主伴了徹真空一體含多法交泰帝網中重無盡意動靜悉圓通又設浴於保寧揭榜于門曰一物也無洗個甚麼纖塵若有起自何來道取一句子玄乃可大家入浴古靈只解指背開士何曾明心欲證離垢地時須是通身汗出盡道水能洗垢烏知水亦是塵直饒水垢頓除到此亦須洗却後於姑蘇西竺院剃髮為尼名惟久宣和六年跌坐而終道人生於華胄不為富

貴籠絡傑然追蹤月上女直趣無上菩提又變形服與鐵磨為

伍至於生死之際効驗異常非志烈秋霜疇克爾耶

右出羅湖野錄

靈知和庵主

南嶽下十四世。臨濟宗。泐潭乾禪師法嗣。

慶元府二靈知和庵主蘇臺玉峰張氏子兒時嘗習坐垂堂

傾父母意其必死師瞑目自若因使出家年滿得度趨謁泐潭見乃問作甚麼師擬對潭便打復喝曰你喚甚麼作禪師驀領旨即曰禪無後無先波澄大海月印中天又問如何是道師曰道紅塵浩不用安排本無欠少潭然之次謁衡嶽辯禪師辯尤器重元符間抵雪竇之中峰栖雲雨菴逾二十年嘗有偈

曰竹筧二三升野水松窻七五片間雲道人活計祇如此留與
人間作見聞有志於道者多徃見之僧至禮拜師曰近離甚處
曰天童師曰太白峰高多少僧以手斫頭作望勢師曰猶有這
箇在曰却請菴主道師却作斫額勢僧擬議師便打師初偕天
童交禪師問道盟曰他日吾二人宜踞孤峰絕頂目視霄漢為
世外之人不可作今時籍名官府屈節下氣於人者後交爽盟
至則師竟不接正言陳公以計誘師出山住二靈三十年間居
無長物惟二虎侍其右一日威於人以偈遣之宣和七年四月
十二日跌坐而逝正言陳公狀師行實及示疾異跡甚詳仍塑
其像二虎侍之至今存焉

和菴主

劉鳳

又和菴主崑山人隱居奉化之雪竇常有二虎馴擾其側妙高
峯子文巖藤龕樓雪巖皆有遺跡元大德丁未菴燬于盜後虎
乳其噓為暴至元丙子復其菴虎害遂絕

覺海法因菴主

南嶽下十四世
臨濟宗
慧日雅禪師法嗣

平江府覺海法因菴主郡之崑山朱氏子年二十四披緇服進
具遊方至東林謁慧日_二舉靈雲悟道機語問之師擬對曰曰
不是不是師忽有所契占偈曰巖上桃花開花從何處來靈雲
總一見回首舞三臺曰子所見雖已入微然更著鞭當明大
法師承教居廬阜三十年不與世接叢林尊之建炎中盜起江

五順流東歸邑人結菴命居緇白繼踵問道嘗謂衆曰汝等飽持定力無憂晨炊而事千求也晚年放浪自若稱五松散人

治道川禪師南嶽下十五世。臨濟宗淨因成禪師法嗣

無為軍治父實際道川禪師崑山狄氏子初為縣之弓級聞東齋謙首座為道俗演法徃從之習坐不倦一日因不職遭管忽於杖下大悟遂辭職依謙為改名道川且曰汝舊呼狄三今名道川即三耳汝能豎起脊梁了辦箇事其道如川之增若放倒則依舊狄三也師銘於心建炎初圓頂遊方至天封謁菴與語鋒投菴稱善歸憇東齋道俗愈敬有以金剛般若經請問者師為頌之今盛行於世隆興改元殿撰鄭公喬年漕淮西適

治父帝虛迎開法上堂群陰剝盡一陽生草木園林盡發萌惟有衲僧無底鉢依前盛飯又盛羹上堂舉雪峰一日登座拈拄杖東觀曰東邊底又西觀曰西邊底諸人還知麼擲下拄杖曰向這裏會取師曰東邊觀了復西觀拄杖重。話歲寒帶雨一枝花落盡不煩公子倚闌干

道川

道川本崑山縣弓手翟超以勇力名方被差捕賊宿廟中忽有所得徑出家徧遊江湖道遇虎不為動虎亦馴伏其旁一日書偈危坐化去有汪金剛經

又

道川崑山翟氏子超以勇力名為縣弓手被差捕賊宿廟中忽
有所得徑出家往從東齋謙首座演法謙為改名道川且曰汝
舊名呼翟三今名道川即三耳汝能豎起脊梁了辦箇事其
道如川之增若放倒依舊翟三也乃徧遊江湖間遇虎不為動
虎亦馴伏其旁一日大書四句云我有一條鐵柳標縱橫鈔用
無人識臨行撥轉上頭關轟起一聲春霹靂危坐脫去有註金
剛經行於世

見周世昌崑山志僂釋傳

慧法安禪師青原下十四世曹洞宗
天衣聰禪師法嗣

蘇州慧日法安禪師本郡人僧問如何是和尚為人一句師曰

狗走抖擻口曰意旨如何師曰猴愁撻擻頭

慧與道禪師南嶽下十五世臨濟宗
勝因靜禪師法嗣

平江府慧日默庵禪師上堂同雲欲雪未雪愛日似暉不暉寒

雀啾、隔籬落朔風冽、舞簾帷要會韶陽親切句今朝覲面

為提撕卓拄杖下座

虎丘第十代覺印英禪師塔銘 何安中

淮泗之上有古塔廟曰普照王自昔常用大浮圖有宿德鈔解
聲振叢林者為長老以奉香火崇寧三斗虛長老之席中都左
右浮圖官眾皆以寶寧覺印為言於是傳音自金陵詔師居之

普照擬諸夏之咽釋梵所會而摩尼瑤光之名垂耀四裔舟車
冠蓋閭巷之人凡道泗往來以齋被乞靈塔下退造師席而為
飯香積談不二皆大歡喜得諸饒益而後去抑嘗聞其徒以謂
師在普照屢閱歲平居與男子言不離忠孝與女子言不離慈
順與離世異俗學道之士言不離空寂隨其根性利銳淺深示
以方便故人歸信而師名益高道益廣戶外之屨益滿矣蓋
菩提一乘嗣達摩本統曩日仰山偉公洞山文公栖賢遷公皆
提心印先覺一代見師肩宇即推法器至是機緣圓熟所遇無
作正猶儒家前輩典刑既存又經題品雖言論風旨初未傳聞
而袖手正容自能悟物者也其所住持如灤陽之夾山荆南之

公安二聖廬阜之羅漢太平之隱靜與夫保寧普照水西瑤勝
平江之福昌雲巖皆天下名藍勝域又嘗道跡藥山散策少室
在、處、惟為未度而作舟筏惟為已迷而作指南所以筌第
之在學子與竺乾貝葉並行於宗門矣師七十二歲五十二臘
一日坐堂上鳴鼓集衆示以滅期告大弟子智通法寧等曰吾
生者住本無後前而我滅後所付囑者護法勤道無愛軀命而
已暨營龕塔具僧供俾勿火其骨葬于東菴皆委曲自區處徐
就沐浴說偈趺坐如入禪定嶠然而逝時政和七年七月十四
日也宣和辛丑通始狀師前蜀與門人罄宣道彌求謁銘而余
知師為詳師名子英姓懷氏號覺印錢唐人其母自孕不能茹

輩既生質相卓異不類常見年十五挺然有拔俗之氣從長老希言出家又五年落髮受具遊往遊方得法於圓通秀公先時師未有省一夕夢白衣大士携琉璃瓶扣以錫杖聲冷々如引絲復注餅水與飲自言夢中若甘露灌頂下為冰雪凜毛骨而驚自是豁然乃復見秀々印可之故嘗謂得吾法者三曰珣曰白曰英珣白皆行師道惟英異日行道趨師當時或者頗未相然惟汝南周公秩素深般若以謂頃見師於夾山雲集百餘衆解夏餘年無一人起者比丘綱維與堂中之士無一人不摠衣問道者而通復言自出世坐大法會者九而會如夾山且盛焉執巾匝奉杖屨得度二百五十餘人說法三十餘年尤喜室中

提撕後覺軟語諄々父教子兄誥弟也所謂趨祖殆以此歟常齋惟飯一鉢蔬菽鹽酪悉屏不食冬夏衣著與數寸目光炯然植立望之頎秀深靜如古圖畫中高僧老禪在巖壁者燕居律身甚嚴與物甚周蓋為吾書所以度己以繩接人用世之說合焉至於建設崇飾調護種々有為等事則悉是覺印境中塵埃批糠姑置不道一世賢士大夫聞其風而願識皆尊禮之故師高蹈山海而錫虎與服出應諸方皆士大夫所俎豆辭畏壘之視而不得者爾余識師最晚情最親始見於水西之瑤勝又見於虎丘每見必款既款必相警發其語則始於為善且謂余可通道也是後出遊六七年謫官居吳塵勞世緣

纏繞摧敗欲復見師一洗心地而師寂已久是時通老方嗣法
席扶教洪道名並其師暇日余過雲巖訪通詣東菴弔師道像
與懷夙契噫嘻覺印果與其不傳者死乎而林霏自新山月無
恙境猶昔也果不死乎蒲團竹几濛濛蛛絲而問無應也通曰
姪銘於是振衣稽首系以詞曰
我有善知識得佛無上慧廣開不二門應緣而住世化身諸刹
土刹人皆說法師說無所說孰問孰與答昔於瑤光前對佛談
此事彼佛為證明而天曼陀華八部諸鬼神宰官及居士一切
有情象無一不聽者億劫熱惱心如以甘露洒雖聞其音聲而
實常默然佛謂諸佛子各各具正眼顛倒所散遷正覺情悟無有

忽然有本源初未有增減譬如遺珠人不悟我所有求珠而復
得便謂我得寶師於菩提座維此真實語廣大無邊方為人所
歸赴門庭及室宇道路及津梁種之善方便悉以慈悲心如鴻
鐘在虛小大扣皆應又如萬竅風了不見作止木石而草衣莊
嚴作佛事是皆有為法不能見吾師笑歎周沙界譬喻周大千
是皆下方想不能見吾師吾師空中雲幻滅了無跡明之三界
中一燈常遍照我以思惟心謂師難值遇三匝繞師塔讚嘆復
悲涕以我綺語業作銘為懺悔開府之司事士曹事何安中撰

圓悟禪師

釋念常

圓悟禪師諱克勤字無着彭州崇寧駱氏子依妙寂院自省落

髮受具游成都從圓明敏行大師學經論窺其奧以為不足恃
謂昭覺勝公問心法久之出閔見真如詰公頗有省時慶藏王
衆推飽叅尤善洞下宗旨師從之盡其要嘗謁東林照覺頃之
謂慶曰東林平實而已往見太平演道者師恃豪辨與之爭鋒
演曰是可以敵生死乎他日涅槃堂孤光燭照時自驗者以不
合辭去抵蘇州定惠疾病幾死因念疇昔所叅俱無驗獨老演
不吾欺會病間即日束包而返演喜其再來容為侍者值漕使
陳君入山問法演誦小艷詩云頻子小玉元無事只要檀郎認
得聲師侍側忽大悟即以告演：詰之師曰今日真喪目前機
也演喜曰吾宗有汝自茲高枕矣師因以事語佛鑑勲：未之

之信師曰昔云高麗打鐵火星爆吾指頭初謂建立語今乃果然
懃愕然無對時佛眼禪師尚少師每事必旁發之二公後皆大
徹由是演門二懃一遠聲價籍甚叢林謂之三傑演遷五祖執
寺務方建東廚當庭有嘉樹演曰樹子縱礙不可伐師伐之演
震怒舉杖逐師：走辟忽猛省曰此臨濟用處耳遂接其杖曰
老賊我識得你也演大笑而去自爾命分座說法崇寧初以母
老歸蜀出世昭覺久之謝去於荊州見丞相張無盡談華嚴要
妙逞辭婉雅玄旨通貫無盡不覺前席師曰此真境與宗門旨
趣何如無盡曰當不別師曰有甚麼交涉無盡意不平師徐曰
古云不見一色始是半提更知有全提時節若透徹方見德山

臨濟用處無盡翻然悟曰固嘗疑雪竇大冶精金之語今方知
渠無摸索處師嘗有頌云頂門直下轟霹靂針出膏肓无死疾
偶與丞相意會無盡喜曰每懼祖道衰微今所謂見方袍管夷
吾也澧州刺史請住史山未幾遷湘西道林初潭帥周公因提
舉劉直儒願見師至是皮相之不甚為禮及見開堂提唱妙絕
意表始增敬焉政和未有旨移金陵蔣山法道大振問荅示衆
文長不錄
宣和中詔住東都天寧太上在康邸屢請宣揚有偈云至簡至
易至尊至貴往來千聖頂顛頭世出世間不思議然是時欽宗
在東宮師對太上預有至尊之懺建炎改元宰相李伯紀表住
金山駕幸維揚有詔綴撤見顧問西竺道要對曰陛下以孝心理

天下西竺法以一心統萬殊真俗雖異一心初無間然太上大
悅賜號圓悟禪師乞雲居山歸老朝廷厚贍其行至雲居之明
年復歸于蜀太師王伯紹迎居昭覺紹興五年八月五日示疾
將終侍者持筆求頌書曰已徹無功不必留頌聊示應緣珍重
珍重擲筆而化春秋七十有三坐五十五夏謚真覺禪師

右出佛祖歷代通載

大慧普覺禪師年譜中一則

紹興二十九年己卯師七十一歲正月泛太湖按示徐誠頌曰
紹興己卯正月旦我日持鉢入太湖徐誠權攝娑施羅助我敷
演此三昧

徑山宗杲禪師南嶽下十五世。臨濟宗

臨安府徑山宗杲大慧普覺禪師宣城奚氏子夙有英氣年十

二入鄉校一日因與同憲戲以硯投之悞中先生帽償金而歸

曰大丈夫讀世間書曷若究出世法即詣東山慧雲院事慧齊

年十七薙髮具毗尼偶閱古雲門錄恍若舊習往依廣教理禪

師棄游四方從曹洞諸老宿既得其說去登寶峰謁湛堂準禪

師堂一見異之俾侍巾襪指以入道捷徑師橫機無所讓堂訶

曰汝曾未悟病在意識領解則為所知障堂疾革囑師曰吾去

後當見川勤必能盡子機用勤即堂卒師趨謁無盡居士求堂

塔銘無盡門庭高少許可與師一言相契下榻延之名師菴曰

欬喜洎後再謁且囑令見圓悟師至天寧一日聞悟陞堂舉僧

問雲門如何是諸佛出身處門曰東山水上行若是天寧即不

然忽有人問如何是諸佛出身處只向他道薰風自南來殿閣

生微涼師於言下忽然前後際斷雖然動相不生却坐在淨裸

之處悟謂曰也不易你得到這田地可惜死了不能得活不疑

言句是為大病不見道懸崖撒手自肯承當絕後再蘇欺君不

得須信有這箇道理遂令居擇木堂為不羈務侍者日同士大

夫入室擇木乃朝士止息處悟每舉有句無句如藤倚樹問之師纔開口

悟便曰不是不是經半載遂問悟曰聞和尚當時在五祖曾問

這話不知五祖道甚麼悟笑而不答師曰和尚當時須對衆問

如今說亦何妨悟不得已謂曰我問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意旨如何祖曰描也描不成畫也畫不就又問樹倒藤枯時如何祖曰相隨來也師當下釋然曰我會也悟遂舉數因緣詰之師辭對無滯悟曰始知我不汝欺遂著臨濟正宗記付之碑亭記室未幾令分座室中握竹篋以驗學者叢林浩然歸重名振京師右丞公舜徒奏賜紫衣佛日之號會女真之變其首取禪僧十數人師在選得免趨吳虎丘度夏因閱華嚴至菩薩登第七地證無生法忍洞曉向所請問湛堂殃崛摩羅持鉢至產婦家因緣時圓悟詔住雲居師往省觀至山次日即請為第一座時會中多龍象以圓悟久虛座元俟師之來頗有不平之心

及冬至秉拂昭覺元禪師出衆問云肩間挂劍時如何師曰血濺梵天圓悟於座下以手約云住住問得極好答得更奇元乃歸衆叢林由是改觀以下文長不錄

育端裕禪師南嶽下十五世臨濟宗王昭覺勤禪師法嗣

慶元府育玉山佛智端裕禪師吳越王之裔也六世祖守會稽因家焉師生而岐嶷眉目潤秀十四駭焉於大善寺十八得度受具往依淨慈一禪師未幾偶聞僧擊露柱曰你何不說禪師忽微省去謁龍門遠甘露卓泐潭祥皆以諷悟見推晚見圓悟於鍾阜一日悟問誰知正法眼藏向這瞎驢邊滅却即今是滅不滅曰請和尚合取口好悟曰此猶未出常情師擬割悟擊之

師頓首所滯待悟居天寧命掌記堂尋分座道聲藹著京西憲
請開法丹霞以遷虎丘徑山謝事徇平江道俗之請庵于西華
閱教稔初居建康保寧後移蘇城萬壽及閩中玄沙壽山西禪
復被旨補靈隱慈寧皇太后幸韋王第召師演法賜金襴袈裟
乞歸西華舊隱紹興戊辰秋赴育王之命上堂曰德山入門便
棒多向皮袋裏埋蹤臨濟入門便喝總在聲塵中出後若是英
靈衲子直須足下風生超越古今途轍拈拄杖卓一下喝一喝
曰祇這箇何以生若喚作棒喝瞌睡未惺不喚作棒喝未識德
山臨濟畢竟如何復卓一下曰總不得動著上堂盡大地是沙
門眼徧十方是自己光為甚麼東弗于逮打鼓西瞿耶尼不聞

南瞻部洲點燈北鬱單越暗坐直饒向箇裏道得十全猶是光
影裏活計撼拂子曰百雜碎了也作麼生是出身一路擲下拂
子曰叅上堂動則影現覺則水生直饒不動不覺猶是秦時轆
轤鑽到這裡便須千差密照萬戶俱開毫端撥轉機輪命脉不
沉毒海有時覺如湛水有時動若星飛有時動覺俱忘有時照
用自在且道正恁麼時是動是覺是照是用還有區分得出底
麼鐵牛橫古路觸著骨毛寒上堂曰行時絕行跡說時無說蹤
行說若到則塚生招箭行說未明則神鋒劃斷就使說無滲漏
行不迷方猶滯殼漏在若是大鵬翅奮迅千百由旬十影神駒
馳驟四方八極不取次啗啄不隨處埋身且總不依倚還有履

踐分也無利。塵。是要津上堂曰易填巨壑難滿漏卮若有
操持了無難易拈却大地寬綽有餘放出纖毫礙塞無路忽若
不拈不放向甚麼處履踐同誠共休咸飲水亦須肥僧問如何
是宿中賓師曰你是田庫奴曰如何是賓中主師曰相逢猶莽
鹵曰如何是主中賓師曰劍氣燥愁雲曰如何是主中主師曰
敲骨打髓師蒞衆色必凜然寢食不背衆唱道無倦紹興庚午
十月初示微疾至十八日首座法全請遺訓師曰盡此心意以
道相資語絕而逝火後目睛瑩舌不壞其地發光終夕得設利
者無計踰月不絕黃冠羅肇常平日問道於師適外歸獨無所
獲道念勤切方與客食咀噍間若有物吐哺則設利也大如菽

色若琥珀好事者持去遂再拜於闍維所聞香澆有聲亟開所
獲如前而差紅潤者門人奉遺骨分塔於鄒峰西華謚大悟禪
師

劉鳳吳釋傳云其嗣淨慈水菴一等

南嶽雲辯禪師南嶽下十五世。臨濟宗。昭覺勤禪師法嗣。

平江府南嶽雲辯禪師本郡人依闍之瑞峰章得度旋里謁穹
窿圓忽有得遂通所見圓曰子雖得人未至當也切宜著鞭乃
辭扣諸席後參圓悟值入室纔踵門悟曰看脚下師打露柱一
下悟曰何不著實道取一句師曰師若搖頭弟子擺尾悟曰你
試擺尾看師翻筋斗而出悟大笑由是知名住後僧問如何是

奪人不奪境師曰霸主到烏江曰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曰登壇拜將曰如何是人境兩俱奪師曰萬里山河獲太平曰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曰龍吟霧起虎嘯風生曰向上還有事也無師曰當面差蹉過曰真箇作家師曰白日鬼迷人一日入城與道俗行至十郎巷有問巷在這裏十郎在甚處師奮臂曰隨我來

靈慧遠禪師

南嶽下十五世。胎覺動禪師法嗣。

臨濟宗

臨安府靈隱慧遠佛海禪師眉山彭氏子年十三從藥師院宗辯為增詣大慈聰習業依靈巖微禪師微有省會圓悟復領昭覺師即之聞悟普說舉龐居士問馬祖不與萬法為侶因緣師

忽頓悟仆於眾。掖之師乃曰吾夢覺矣。至夜小恭師出問曰淨裸、空無一物赤骨力貧無一錢戶破家亡乞師賑濟悟曰七珍八寶一時拏師曰福不入謹家之門悟曰機不離位墮在靈海師隨聲便唱悟以拄杖擊禪牀云得棒也未師又唱悟連唱西唱師便禮拜自此機鋒峻發無所抵牾圓悟順寂師即東下屠遷名剎由虎丘奉詔住阜亭崇先復被旨補靈隱孝廟召對賜佛海禪師上堂新歲有來由烹茶上酒樓一雙為兩脚半箇有三頭突出神難辨相逢鬼見愁倒吹無孔笛促拍舞涼州吐上堂好是仲春漸暖那堪寒食清明萬疊雲山聳翠一天風月良隣在處花紅柳綠湖天浪穩風平小禽枝上語諄、再三

瑣：碎也。嗚付叮也。寧也。保且道他叮嗚。嗚付箇甚麼。身拄杖
日記取明年今日依舊寒食清明上堂舉僧問睦州以一重去
一重即不問不以一重去一重時如何州曰昨日栽茄子今朝
種冬瓜師曰問者善問不解答者善答不解問山僧今日向
飢鷹爪下奪肉猛虎口裏橫身為你諸人說箇樣子登壇道士
羽衣輕呪力雖窮法轉新。拈指破開天地開地頭。擲落鬼神驚
僧問十二時中教學人如何用心師曰蘸雪吃冬瓜問浩塵
中如何辨主師曰木杓頭遣鑊切菜曰莫便是和尚為人處也
無師曰研搥捺鉢問即心即佛時如何師曰項分丫角曰非
心非佛時如何師曰耳墜金鑲曰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又作

麼生師曰禿頂修羅舞柘枝問東山水上行意旨如何師曰初
三十一不用擇日問文殊是七佛之師為甚麼出女子定不得
師曰擔頭不挂針問昔有一秀才作無鬼論成有一鬼叱曰
爭奈我何意作麼生師以手斫額曰何似生曰祇如五祖以手
作鷓鴣嘴曰谷呱又且如何師曰自領出去問菴內人為甚
麼不知菴外事師曰拄杖橫挑鐵蒺藜問不與萬法為侶者是
甚麼人師曰腳踏轆轤一日鳴鼓陞堂師潛坐帳中侍僧尋之
師忽撥開帳曰祇在這裏因甚麼不見僧無對師曰大斧斫三
門問僧一大藏教是惡口如何是本身盧舍那僧曰天台普請
南嶽游山師別曰阿耨達池深四十丈濶四十丈乙未秋示衆

曰淳熙二年閏季秋九月旦開處莫出頭冷地著眼看明暗不
相干彼此分一半一種作貴人教誰賣柴炭向你道不可毀不
可讚體若虛空沒涯岸相喚相呼歸去來上元定是正月半都
下喧傳而疑之明年忽感微疾果以上元揮扇安坐而化偈曰
拗折秤鎚撒翻露布突出俄先鷓飛不度留七日顏色不異塔
身於寺之鳥峰

瞎堂遠禪師

劉鳳

靈隱瞎堂遠禪師圓悟在昭覺師造焉每請益詞旨峭勁遂疎
器之師自發明心要即得游戲如風大自在三昧沈公德懃守
平江以虎丘大道場比不得人方邀師王之至則接物規訓整

肅適方歛齋粥不繼而戶外屨滿忘軀為法者集焉道益顯著
已而宋孝宗召入數有奏請語皆默契有奏對錄一卷僧中之
遭遇亦甚稀有也

明曇玩禪師

南嶽下十五世
昭覺勤禪師法嗣
臨濟宗

平江府西山明因曇玩禪師温州黃氏子徧參叢席宣和庚子
回抵鍾阜適朝廷改僧為德士師與同志數人入頭陀巖食松
自處久之圓悟被旨居是小親至巖所令去鬚髮及悟詔補京
師天寧與師俱往命掌香水海未幾因舉抱擊鼓頌明大法凡
有所問皆對曰莫理會故流輩咸以莫理會稱之住後上堂汝
有一對眼我也有一對眼汝若瞞還自瞞汝若成佛作祖老僧

無汝底分汝若做驢做馬老僧救汝不得衆禮越入山請上堂
說偈曰我無長處名虛出謝汝殷勤特地來明因無法堪分付

謾把山門為汝開

寶顯禪師南嶽下十五世口蕊濟宗
昭覺勤禪師法嗣

平江府寶華顯禪師本郡人也上堂曰喫粥了也頭上安頭洗
鉢盂去為她畫足更問如何自納敗闕良久高聲名大眾一舉

首師曰歸堂喫茶上堂禪莫恭道休學歇意志機常廓落現成

公案早周遮祇箇無心已穿鑿直饒坐斷未生前難透山僧錯

錯

立元淨禪師南嶽下十五世口蕊濟宗
昭覺勤禪師法嗣

平江府虎丘雪庭元淨禪師雙溪人也上堂知有底人過萬年

如同一日不知有者過一日如同萬年不見死心和尚道山僧

竹脚三十餘年以九十日為一夏增一日也不得減一日也不

得取不得捨不得可得中祇麼得翠雲見處又且不然山僧

竹脚三十來年誰管他一日九十日也無得也無不得處也當

來見彌勒且道彌勒在甚麼處金風吹渭水落葉滿長安上堂

說得須是見得見得又須說得見得說不得落在陰界見解偏

枯說得見不得落在時機墮在毒海若是翠雲門下直饒說得

見得好與三十棒說不得見不得也好與三十棒翠雲在麼道

也好與三十棒逐高聲名大眾曰嶮上堂日日東出日日

西沒是時人知有自古自今如麻似粟忽然換轉話頭亦不從
東出亦不從西沒且道從甚處出沒若是透關底人聞恁麼道
定知五里牌在郭門外若是透不通者往七道半山無瞞人僧
問如何是到家一句師曰坐觀成敗問不與萬法為侶者是甚
麼人師曰遠親不如近隣曰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即向汝道
又作麼生師曰近隣不如遠親門下僧遷化而甚麼處去師曰
糞堆頭曰意旨如何師曰藥著盛著

虎丘山志云淨號雪庭嘗謁郡守以詩僧自通守書其刺云
詩僧為敢謁王侯淨續云大海終須納細流昨夜虎丘山上
望一輪明月照蘇州守見之出城交敵三韻令題守即應曰

久不下山坳出林逢虎交侯門深深似海也許老僧敲守大

喜

天梵思禪師南嶽下十五世。臨濟宗

衢州天寧訥堂梵思禪師蘇臺米氏子上堂趨翻生死海踏倒

涅槃岸世上無活人黃泉無死漢遂拈拄杖曰訥堂今日拄杖
子有分付處也還有承當得者麼試出來擔荷看有麼有麼良
久擲拄杖下座上堂知有底也吃粥吃飯不知有底也吃粥吃
飯如何直下驗得他有之與無是之與非邪之與正若驗不出
參學事大遠在喝一喝下座上堂山僧是楊岐四世孫這老漢
有箇三脚驢子弄蹄行公案雖人々舉得祇是不知落處山僧

不惜眉毛為諸人下箇注脚乃曰八角磨盤空裡走

襲燈

五之中

虎丘紹隆禪師

南嶽下十五世。昭覺勤禪師法嗣。

臨濟宗。

平江府虎丘紹隆禪師和之。含山人九歲謝親居佛慧院踰六

年得度受具又五年荷包謁長蘆信禪師得其大略有傳圓悟

語至者師讀之嘆曰想酢生液雖未繞腸沃胃要且使人慶快

第恨未聆馨歎耳遂由寶峰依湛堂客黃龍叩死心禪師次謁

圓悟一日入室悟問曰見之之時見非是見之猶離見之不能

及舉拳曰還見麼師曰見悟曰頭上安頭師聞脫然契證悟此

曰見箇甚麼師曰竹密不妨流水過悟肯之尋傳掌藏教有問

悟曰陰藏玄柔易若此何能為哉悟曰盍睡虎耳後歸邑任城西開聖建炎之擾乃結廬銅峰之下郡守李公光延居彰教次從虎立道大顯著因追緝白雲端和尚立祖堂故事乃曰為人之後不能躬行遺訓於義安乎遂圖其像以奉安之上堂曰凡有展托盡落今時不展不托墮坑落壑直饒風吹不入水洒不著檢點將來自救不了豈不見道直似寒潭月影靜夜鐘聲隨扣擊以無虧觸波瀾而不散猶是生死岸頭事拈拄杖劃一劃云劃斷古人多年葛藤點頭石不覺拊掌大笑且道笑箇甚麼腦後見腮莫與往來上堂目前無法萬象森然意在目前突出難辨不是目前法觸處逢渠非耳目之所到不離見聞覺知雖

然如是也須踏著他向上関挨子始得所以道羅籠不肯住呼喚不回頭佛祖不安排至今無處所如是則不勞歛念樓閣門開寸步不移百城俱到驀拈拄杖劃一劃云路逢死地莫打殺無底籃子盛將歸上堂曰百鳥不來春又暄凭欄溢日水連天無心還似今宵月照見三千與大千上堂摩竭陀國親行此令拈拄杖卓一下曰大盡三十日小盡二十九僧問為國開堂一句作麼生道師曰一頭皇帝萬壽二頭重臣千秋曰祇如生佛未時一著落在甚麼處師曰吾常於此切曰官不容針更借一問時如何師曰踞虎頭收虎尾曰中間事作麼生師曰草繩自縛漢曰毗婆尸佛早留心直至如今不得妙師曰幾行叢下

路少見白頭人問九旬禁足意旨如何師曰理長即就曰祇如
六根不具底人還禁得也無師曰穿過鼻孔曰學人今日小出
大過師曰降將不斬曰恁麼則和尚放某甲逐便也師曰停因
長智問雪峰道盡大地撮來如粟米粒大拋向面前漆桶不會
打鼓普請者未審此意如何師曰一畝之地三蛇九鼠曰乞師
再垂指示師曰海口難宣問如何是大道真源師曰和泥合水
曰便恁麼去時如何師曰截斷草鞋跟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
曰地頭生角問古人到這裏因甚麼不肯住師曰老僧也恁麼
曰忽然一刀兩斷時如何師曰平地神仙問萬機休罷千聖不
攜時如何師曰未足觀光曰還有奇特事也無師曰獨坐大雄

峰紹興丙辰示微疾而逝塔全軀於寺之西南隅

虎丘隆禪師

釋念常

師諱紹隆和州含山縣人十時岐嶷九歲出家依縣之慧佛院
又六歲削髮受具又五歲束包曳杖飄然有四方之志首謁長
蘆淨照禪師叅扣之間景響有得因閱圓悟勤禪師語撫卷歎
曰想醉生液雖未能洗腸改胃要且使人慶快第恨未親聆聲
歎爾於是欲訪之至寶峰謁湛堂準禪師準曰如何是行脚事
師露鬚示之曰和上驗看準即打師約住曰且莫盲枷瞎棒準
大笑因留年餘乃謁死心於黃龍心問曰是什麼僧師曰行脚
僧心曰是何村僧行甚驢脚馬脚師曰廣南蠻道什麼何不高

聲道心喜曰却有衲僧氣息師乃唱退而於堂度一夏心甚
之每歎曰再來人也死心机鋒橫出諸方吞焰非上上根莫能
當而於師重稱賞衆皆側目已而趨夾山見圓悟道龍牙山過
泐潭乾之法子密禪師相與甚厚每斫推古今至投合處撫掌
軒渠或若佯狂議者謂今之為仰寒拾也久之辭去遂至夫山
會圓悟移道林師從焉一日入室圓悟引教云見之之時見非
是見之猶離見之不能及豎拳曰還見麼師曰見悟曰頭上安
頭師於此有省悟復曰見箇什麼曰竹密不妨流水過悟肯之
自此與圓悟形景上下又二十年斧搜鑿索盡得圓悟之祇師
以二親垂白歸富鄉即褒禪寺蓋修摩即切利故事也繼受請

住城西之開聖寺四衆翕然歸仰建炎之亂盜起淮上乃南渡
宣城士庶素欽師名為結廬銅峰下適彰教虛席郡守李尚書
光延師居之道化益振四年而遷虎丘時圓悟以時未平泛峽
歸蜀襄之同叅輻輳川犇一時後生望山而趨師每登座從容
示露一味平等隨根所應皆愜其欲故圓悟之道復大播東南
諸方謂圓悟如在也居三年感微疾白衆曰當以第一座宗達
承院事衆請於郡從之事既索筆大書伽陀曰無法可說是名
說法所以佛法無有剩語珍擲重筆而逝實紹興六年丙辰歲
五月甲午八日乙亥也建塔于山之陽凡住世六十年坐四十
五夏

右出佛祖歷代通載

虎丘陰禪師

釋曉瑩

虎丘陰禪師道貌如甚悞者與圓悟禪師潭之道林法蒂一日
 圓悟問田見之之時見非是見之猶離見之不能及遂豎起拳
 頭云見麼陰云見圓悟曰頭上安頭陰於言下有省尋俾掌藏
 教有問圓悟曰陰藏主柔易如此何能為哉圓悟瞋睡虎耳及
 性虎丘道大顯著因追緝白雲端和尚立祖堂故事乃曰為人
 之後不能躬行遺訓於義安乎遂圖像奉安題讚於上達磨曰
 闔國人難挽西携隻履歸只應熊耳月千古冷光輝百丈曰迅
 雷吼破澄潭月當下曾經三日聾去却膏肓必死疾叢林從此

有家風開山明教大師曰春至百花觸處開幽香旖旎龍衣人來
 臨風無限採之意聲色堆中絕點埃嗚呼百丈創立禪規以來
 叢林卒不至於他廢實本於此白雲以百丈配享達磨有識靡
 不遵其議可謂知本矣陰既能遵行奉先之禮又從而為讚發
 明其道有足多也

右出羅湖野錄

臨濟正傳虎丘陰禪師碑

徐林

菩提達磨塵觀少室片相指心號曰禪宗五傳而至曹溪逮今
 幾五百年枝流繁衍異人間出得果得辨前後相踵如薪續火
 可謂盛矣平江虎丘禪師諱紹隆和州含山縣人生而岐嶷絕

俗九歲謝父母去家依縣之佛慧院又六歲削髮受具又五歲
而束包曳杖飄然有四方之志首過長蘆淨照禪師恭扣之間
景響有得因閱圓悟勤禪師語錄撫卷歎曰想醉生波雖未能
洗腸沃胃且要便使人慶快第恨未親聆警效爾於是欲訪之復
至寶峰謁湛堂準禪師準曰如何是行脚事師露肘示之曰和
尚驗者準即打師約住曰且莫盲加暗棒準大笑因留年餘迺
謁死心於黃龍心問曰是甚麼僧師曰行脚僧心曰是何村僧
行甚驢脚馬脚師曰廣南鑿道甚麼何不高聲道心喜曰却有
初僧氣息師乃喝退而恭堂度一夏心甚器重之每嘆曰再來
人也死心札鋒橫出諸方吞齧此上二根莫能當而於師重稱

賞衆皆側目而已而趨夫山見圓悟道龍牙山過泐潭乾之法
子密禪師相與甚厚每研推古今至投合處抵掌軒渠或若佯
狂議者謂今之為仰寒拾也久之辭去遂至夾山會圓悟移道
林師從馬焉一日入室圓悟引教云見之之時見非是見之猶離
見之不能及墜拳曰還見麼師曰見圓悟曰頭上安頭師於此
有省圓悟復曰見箇甚麼師曰竹密不妨流水過圓悟肯之自
此與圓悟形影上下又二十年斧搜鑿索盡得圓悟之秘師以
二親垂曰歸寓鄉郡褒禪山蓋修摩耶切利故事也繼受請住
城西之開聖寺四衆翕然歸仰建炎之亂盜起淮上乃南渡宣
城士庶素欽師名為結廬銅峰下適彰教虛席郡守李尚書光

延師居之道化益振四年而遷虎丘時圓悟以時未平泛峽歸
蜀曩之輻輳川奔一時後生望山而趨師每登座從容示露一
味平等隨根所應皆惟其欲故圓悟之道復大播於東南諸方
謂圓悟如在也居三年感微疾白衆曰常以第一座宗達承院
事衆請於郡從之事既索筆大書伽陀曰無法可說是名說法
所以佛法無有剩語擲筆坐逝實紹興六年丙辰歲五月甲午
八日乙亥也建塔於山之陽允住世六十年坐四十五夏度弟
子復如等六十人嗚呼佛法有正派有旁枝曹溪之世衣止不
傳雖曰法源入海汪洋大肆而西土般若多羅讖託在馬駒
厥後五宗宗惟臨濟一宗門出馬祖後於今最盛圓悟近代尊宿宗

眼超卓才辯縱橫若麟角獨立而師又深入其室是可嘉也林
謂道德之重不待家喻戶曉而知言白雲即知為端言東山即
知為演言虎立即知為師也真能壽楊岐光明正大之傳而永
臨濟於無窮者矣不銘何以詔其後銘曰

於穆初祖一花東土識至馬駒益昭益著派衍而蕃實惟圓悟
圓悟得師如馬之馵大坐虎立雷動雲驚驚臨濟中興楊岐再住
隻履忽西聿嚴龕墓有神有天來訶來護咨爾後昆展轉流布

後一百七十四年當大元至大二年歲在己酉集賢直學士
朝奉列大夫趙孟頫重書正月既望住山第七世孫壽永重
建

佛果勤禪師示隆知藏法語

有祖已來惟務單傳直指不許帶水拖泥打露布列窠窟鈍置人蓋釋迦老子三百餘會對机說教立世垂範大段周遮是故最後徑截省要接最上机雖自如葉二十八世少示机関多顯理致至于付授之際靡不直面提持如倒刹竿盪水投針示圓光相執赤幡把明鑑說如鍊礮子傳法偈達磨破六宗與外道立義天下太平翻轉我天爾狗皆神机迅捷非擬議思惟所測洎到梁游魏尤復顯言教外別行單傳心印六代傳衣所指顯著迨曹溪大鑑詳示說通宗通歷涉既久具正眼大解脫宗師變革通途俾不滯名相不墮理性言說放出活卓卓地脫洒自

由妙机遂見行捧行唱以言遣言以机奪机以毒攻毒以用破用所以流傳七百來年枝分派別各擅家風浩浩轟轟莫知紀極然鞠其歸着無出直指人心之地既明無絲毫隔礙脫去勝負彼我是非知見解會透到大休大歇安穩之場豈有二致哉所謂百川異流同歸於海要須是個向上根器具識高遠見有紹隆佛祖志氣然後能深入閻奧徹底信得及直下把得住始可印證堪為種草舍此切宜寶秘慎詞勿作容易放行也五祖老師平生孤峻少許可人乾曝地壁立只靠此一着常白云如倚一座須彌山豈可落虛清弄頭謾人把個沒滋味鍊酸餽劈頭拈似學者令咬嚼須待渠桶底子脫喪却許如惡知

知惡見胸次不挂絲毫透得淨盡始可下手鍛鍊方禁得拳踢
然後示以金剛王寶劍度其果能踐履負荷淨然無一事山是
山水是水更應轉向那邊千聖籠羅不住處便契乃祖以來所
證傳持正法眼藏及至應用為物仍當驅耕夫牛奪飢人食證
驗得十成無滲漏即是本色道流也摩竭陀國親行此今少林
面壁全提正宗而時流錯認遂尚泯默以為無縫罅無摸索壁
立萬仞殊不知本分事恣情識搏量便為高見此大病也從上
來事本不如是巖頭云只露目前些子個如擊石火閃電光若
構不得不用疑着此是向上人行履處除非知有莫能知之趙
州喫茶去秘魔巖擊叉雪峯鞦韆采山打鼓俱胝豎指歸宗拽

石玄沙未徹德山棒臨濟喝並是透頂透底直截剪斷葛藤大
机大用千差萬別會歸一源可以與人解粘去縛若隨語作解
即須與本分草料譬如十斛驢乳只以一滴獅子乳滴悉皆逆
散要脚下傳持相繼綿遠直須不徇人情勿使容易乃是端的
也

未後一句始到牢關試哉是言透徹生死提持正念全是此個
時節惟踏看上頭關捩子底便諳悉也

隆公知藏湖湘投机還往北山十餘年真採噴精通本色衲
子遂舉分席副徒已三載予被睿旨移都下天寧欲得法語
以表道契因為出此數段

宣和六年十二月中濟佛果老僧克勤

應菴華禪師送傑侍者偈

大徹投机句當陽廟頂門相從今四載微詰洞無痕雖未付鉢
袋氣宇吞乾坤却把正法眼喚作破沙盆此行將省覲切忌便
梁根吾有末後着待歸要汝遵
頌送傑侍者還鄉

辛未正月上元日應菴老僧

跋天童中峯菴佛果應菴兩祖語偈碑

不肖於崇禎辛未年頌天童事侍者通布於中峰菴基榛莽
中得一殘碑洗出搨之乃不肖上二十代祖佛果圓悟勤禪

師示十九代祖虎丘隆禪師法語及十八代祖應菴華禪師送

十七代祖密菴傑禪師偈衆皆謂自宋歷元至今已六百年

以為竒特至寶乞不肖跋不肖曰斯皆傳燈錄具載之烏足

異哉第其異者異於今時主教外別行單傳直指者反毀机

関要立理致滯名相以古人門庭建立為實法乃至種々穿

鑿恣情識搏量為高見想必當時也有恁麼人故有如是叮

囑耳是知此語此偈誠萬世之模範所以虎丘祖復以遺應

菴祖應菴祖復以遺密菴祖而密菴祖復以勒碑當可見以

為至寶後人自體力行為法式可也

遠孫密雲圓悟謹跋

五宗救 臨濟宗起臨濟造聖息

釋弘忍

臨濟第十二世平江虎丘紹隆禪師昭覺嗣和州含山人也九
歲出家于佛慧院既長遊方初謁長蘆信禪師得其大略有
傳佛果語至者師讀之歎曰想醉生液雖未見洗腸沃胃要
且使人慶快第恨未聆警效耳遂繇寶峰依湛堂客黃龍扣
死心禪師次謁佛果一日入室果問曰見、之時見非是見
見猶離見、不能及舉拳曰還見麼師曰見果曰頭上安頭
師聞脫然契證果叱曰見個甚麼師曰竹密不妨流水過果
肯之尋俾掌藏教有問佛果曰隆藏玉柔易若此何能為哉
果曰瞌睡虎耳

三峰藏頌云證來證絕山如故新竹千頭水暗分若不深

、深到睡何繇猛虎出毛群

上堂凡有展托盡落今時不展不托隨坑落整直饒風吹不
入水洒不着檢點將來自救不了豈不見道直似寒潭月影
靜夜鐘聲隨扣擊以無虧觸波瀾而不散猶是生死岸頭事
拈拄杖劃一劃云劃斷古人多年葛藤點頭石不覺拊掌大
笑且道笑個甚麼腦後見腮莫與性來 宋紹興六年丙辰
五月八日乙亥未寂塔全軀於虎丘西南隅

臨濟第十三世明州天童應菴曇華禪師虎丘嗣蘄州江氏子
生而奇傑不類凡兒年十七依於東禪薙髮首謁遂和尚略

得染指法味於是編叅知識靡所契證聞佛果住雲居煅煉
學者師往禮依侍果乃痛與錐劄值果返蜀指見虎丘隆禪
師侍一載頓明大事已而訪此菴元命分座於是開堂妙嚴
遷歸宗時大慧在梅陽有僧傳師示衆語大慧見之極口稱
歎復寄偈曰坐斷金輪第一峰千妖百怪盡潛踪年來又得
真消息報道揚岐正脉通當時與大慧同稱為二甘露門云
上堂九年面壁壞却東土見孫隻履西歸鈍置黃面老子又
拄杖畫一畫云石牛欄古路一馬生三寅又有頌云蜻蜓許
是好蜻蜓飛來飛去不曾停被我捉來摘去兩邊翼拾似一
枚大鐵釘

三峰歲云兩眼如晶尾如楔藥王然啓又重来復頌云一
聲葉墮起淵龍怒雨奔雷鼓黑風捲盡山雲天色曉三星

落、月如弓

上堂風行草偃水到渠成正令既行十方坐斷若也向上論
去語默不及處棒喝來未施前總是依草附木漢事不獲已且
作死馬醫所以道隨處作主遇緣即宗法幢隨處建立展臨
濟三玄戈甲會曹洞五位君臣敲倡雙行殺活自在拈一莖
草穿天下衲僧鼻孔布漫天網要打衝浪金鱗是則是便與
麼去達磨一宗掃土而盡蒿拈拄杖劃一劃云劍為不平離
寶匣藥因救病出金瓶以拄杖卓一卓

救曰臨濟大法後世得其自受用者亦間有之至於驅耕
奪食解粘去縛應菴華藏而不能說者未必能用能用者
未必能全用或有窮而未覈玩而弗精故天竒諸老不復
拈起矣近世遂以宗旨為怪誕實錄漸而至著也余述五
宗救得失必書之非暴其所聞以論先德蓋法之隆替孫
此知而罪我又何憾焉

宋孝宗隆興元年六月十三日示寂猶掛入室至夜分或以
辭世偈為請師曰吾嘗笑諸方所為而自為之耶區處院事
纖恙不遺奄然趺坐而逝塔全身于天童壽六十一臘四十

二

臨濟第十八世天目高峰原妙禪師雪巖嗣吳江徐氏子也十

五出家於秀水密印寺二十更衣入杭之淨慈立死限三年
學禪一日父兄尋訪巍然不顧初叅断桥倫令看生從何來
死從何去話脇不至席口體俱忘忘或如廁中單而出又嘗發
函忘高錡有同叅僧顯慨然曰吾已事弗克辦曷若輔之有
成于是朝夕侍奉惟謹時雪巖欽禪師寓北澗師懷香往扣
之方問訊即打出閉却門一再往始得親近令看無字語自
此叅扣無虛日巖忽問阿誰與你拖個死屍來聲未絕便打
出如是不知其幾一日少林忌辰隨眾詣三塔諷經次忽擡
頭覩五祖演和尚真讚曰百年三萬六千朝反覆元來是這

漢驀然打破拖死屍之疑時年二十四矣先是雪巖移南明
師解夏即徃省之巖一見便問阿誰與你拖箇死屍到這裏
師便喝巖拈棒師把住云今日打某甲不得曰為甚打不得
師拂袖便出自此机鋒不讓一日巖問曰日間浩時作得
主麼師云作得主又問睡夢中作得主麼師云作得主又問
正睡着時無夢無想無見無聞主在甚麼處師無語巖囑曰
從今日去也不要你學佛學法也不要你窮古窮今但只飢
來喫飯困來打眠纔眠覺也却抖擻精神我這一覺主人公
畢竟在甚麼處安身立命丙寅冬舊志入臨安龍鬚自誓曰
拚一生作個痴漢決要這一着子明白越五載因同叅僧

推枕子墮地作聲廓然大徹自謂如泗州見大聖遠客還故
鄉元來只是舊時人不改舊時行履處

潭吉頌云巢父掉頭不肯住片帆東去月如鉤佛祖位早
留不得說甚曾封定遠侯

師在龍鬚凡九年縛柴為龕冬夏一衲不扇不爐日搥松和
糜延息而已嘗積雪沒龕旬餘路梗烟火絕跡咸謂死矣及
霽可入師晏坐定中如平日甲戌遷武康雙髻峰學徒雲集
菴小不能容拔其尤者居之丙子春兵戈大至學者四散師
獨掩關危坐及安堵啟戶視師則又疇昔雪中之伽陀也於
是戶履彌夥應接不暇己卯春遂腰包宵遁直造天目之西

肩有獅子巖拔地千仞崖石林立師樂之有終焉之意弟子
法昇等^追至為葺茅蓋頭未幾學者復集師乃造巖西石洞
營小室如舟榜以死關上溜下淖風雨飄搖併日一食晏如
也洞非梯莫登^撤梯斷級雖弟子罕得瞻視乃有三關語以
驗學者語不契遂^閉開門弗接自非具大根負大志鮮不望崖
而退矣示衆有句無句金烏吞玉兔如藤倚樹癩馬倚枯
椿樹倒藤枯一冬燒不盡句歸何處石虎當途^呵大笑
龍頭蛇尾捺倒爛泥裡鋼刀不斬無罪之人且道為山過在
甚麼處乃^呵大笑下座

三峰巖頌云撐天挿地忽翻身火裡開花未見真無首古

龍飛上下幾人刳外領陽春

上堂拈拄杖召大眾云還見麼人？眼裡有睛不是瞎漢決
定是見以拄杖卓一下云還聞麼個？耳裡有竅不是死漢
決定是聞既見既聞是個甚麼以拄杖。見聞而且止只是
六根未具之前聲色未彰之際未聞之間未見之見正恁麼
時畢竟以何為驗以拄杖。吾今與汝保任斯事終不虛也
以拄杖。三十年後切忌妄通消息靠拄杖下座

三峰藏去臨濟的骨兒孫猶在雖然若到三峰門下三十
拄杖趁出院始得何故為他未解保任此事
故曰金剛王劍佛祖不留至虎丘應菴十有二傳如器注

器當時有與臨濟先後出世者如石霜多枯木衆以勝妙
境界作究竟至首座化去不會宗旨微九峰孰能反正之
厥後流為點照和禪而真淨五祖妙喜諸老宿痛存其非
立勝朝此病熾作雖沒量大漢不免從狐鼠窠徑中來賴
是二老生鐵鑄成終得正悟雖悟後痛訴昔時之謬往路
之非而學者耽著恬寂卒不能捨甚哉邪法入人之深也
繇是 國初至今多坐不語禪南北盛行牢不可破天童
三峰相並而出十餘年中樓盡黑暗魔軍窠臼然而狂
~~何~~^打濊罵記名泥跡之弊弊不旋踵而生末世說法其雜如此
要當扇以淳風感以至誠驗以宗旨擇以人類復還馬祖

百丈臨濟興化已來之元氣根本全机大用非徒囂然
口舌爭也若夫雪巖父子拈提濟上綱領下刀發藥去古
人實有間設使施之今日獨不可以稱良劑乎故曰道歲
也聖人時也

臨濟第十九世天日中峰明本禪師高峰嗣杭之錢塘人俗姓
孫母李氏夢無門道者持燈籠至家遂生師神儀挺異其
大人相離襁褓便趺坐能言便歌讚梵唄雖嬉戲必為佛事
九歲喪母十五立誓出家禮佛燃臂誓持五戒日誦法華諸
經夜則常行困極以首觸柱自警甫冠閱傳燈至菴摩羅女
問曼殊明知生是不生之理為甚麼却被生歎之所流轉於

是致疑一日誦金剛經至荷擔如來恍然開悟內外典籍輒
知義趣而師自謂識量依通非悟也遂往從高峯羅落子師
子院時年二十有四矣未幾觀流泉有者詣峯求證峯打趁
之適民間訛傳官選童男女師因問峯曰忽有人來問和尚
討童男女時如何峯曰我但度竹篋子與他師言下無礙於
是高峰書真讚付師曰我相不思議佛祖莫能視獨許不肖
兒見得半邊鼻且俾參徒詣師請益緣是學者輻輳歸之如
水就下而師猶深自韜晦未嘗肯以師道自處一時宰相公
卿上及天子每虛徑山靈隱諸刹齎幣迎師卒不可致或
踰山泛海以逃是故居無常處然所過之地皆成寶坊繒素

男女無貴賤皆望塵拜伏金帛之供一視而已師初侍高峰
於死閉書則作務夜則禪寂尅勵嚴苦脇不沾席者十年詰
寃研窮始承記荆自高峰化後師或船或菴榜以幻住又以
自號云

救曰幻住老人福罷三朝道尊一世魚殊方異域之俗總
戴髮含齒之民見之則頭頂禮敬聞之則神意崩悅無老
少無貴賤自王公大臣以及奴隸工作孩童孺子皆以江
南古佛稱之似宜衣被古鉢食羅千品矣師乃冬締夏粥
未嘗求適非果位大士乘願再出以勵末世其能如此哉
世傳師膚肉細極不能衣布雖下體槩以綾絹余初謂或

然及考師行狀碑銘而清苦尅勵出于天性師體既豐嘗
隆病渴膚滕汗腐有遺細葛褻衣者師受而不著則下體
緩絹之言可知矣今吳山雲居菴有師遺履補綴宛然亦
足為證余持表而出之非敢以激近世之習但欲朝誦暮
詠策所未逮耳

舉大覺謂興化曰我聞你道向南方行脚一遭拄杖頭也不
曾撥着一個會佛法底是否化便喝覺便打化又喝覺又打
明日覺召化曰我直下疑你昨日這兩喝化又喝覺又打化
又喝覺又打化曰某甲學得個賓主句總被折倒了也師兄
與我個安樂法門覺曰這瞎漢脫下衲衣痛與一頓化於言

下大悟師云二虎之下獸不容蹄兩刀之間人不容足當大
覺興化棒喝交馳之際豈容心思意解於其間哉雖然只如
大覺云脫下衲衣痛與一頓興化言下大悟又悟箇甚麼道
理這裡見得許你作臨濟半個兒孫

三峰巖云興化既悟這兩喝又道曾學個賓主句則何待
向軟言句中大悟中峰道大覺興化棒喝交馳之際豈容
思議則二老既同鼻孔化何更待後語耶今之不識宗旨
藥病之言據為實法守住初悟不肯信有徹底賓主等事
若向這裡了去便不疑五家各闡祖師心印之妙也復頌
云喝既已明打豈不會兩度相逢醒何復醉衲衣脫下又

加植黃檗也應百雜碎堪笑兒孫逐隊多翻嫌臨濟不足
貴

臨濟第二十一世蘇州府鄧蔚聖息寺萬峙峰時蔚禪師千岩嗣
溫州樂清金氏子母鄭夢儒釋二人入其寢覺而生二子師
居未適有光燭室鄭懼欲弗舉其姑保而育之襁褓中見僧
輒微笑作合掌態父母度不可留便禮越之永慶寺講主昇
公出家時年十一嘗誦法華經至諸法從本來常自寂滅相
有省遂入杭受具戒參止巖禪師於虎跑巖示以南泉三不
是語因入達蓬山卓庵佛跡寺古址晝夜參究至志寢食一
日聞寺主宗律師舉瀉山踴倒淨瓶語忽契悟說偈曰顛

倒，是南泉累我工夫却半年當下若能親薦得如何不遊進
劈冒拳遂往見止巖並無見覩公皆許以法器囑令住山於
是還達蓬獨處者十年會止巖圓寂師往掃塔忽聞僧方殿
主者舉千巖和尚頌有寄語諸方參學者莫教錯過好時光
之句師即往伏龍謁千巖烏才入門巖便問不是心不是佛
不是物是箇是甚麼師將坐具打一圓相叉手而立復呈偈
曰南泉不是惱人心有要將心去捉心不是我心不是佛性
天空廓有何尋巖允之舉第一座未幾復退職潛隱千巖和
尚屢招不起乃以法衣頂相寄之後卓錫蘇州鄧尉山衲子
奔集遂成叢林復即今三峰師所
玄墓道場也

臨濟第二十二世寶藏普持禪師萬峰嗣住聖恩為二世萬峰
禪師付法與師偈曰大愚助下痛還拳三要三玄絕正偏臨
濟窟中獅子燈續焰古今傳

臨濟第二十三世東明虛白慧且禪師寶藏嗣年十四於丹陽
妙覺寺禮湛然師落髮受戒叅雲間松隱叩其心印然未心
肯自誓若不徹証不已因禪定六日出定舉首觀松蔭然有
省尋至蘇之玄墓聖恩寺見果林和尚針芥相投復指示見
寶藏持禪師且陳悟因藏叱之曰佛法如大海轉入轉深那
得泊在這裡師遂親炙座下藏一日問曰心不是佛智不是
道汝云何會師向前問訊叉手而立藏呵曰汝在此許多時

還作這箇見解師乃發憤忘寢食至第二夜暮然徹法源底
遂呈偈曰一拳打破太虛空百億須彌不露踪借問箇中誰
是主扶桑湧出一輪紅藏笑曰雖然如是也須善自護持時

節既至其理自彰寶藏東明二師考源流為
疊出姑存之詳見下章

救曰末世禪人依稀彷彿不必論即真得一悟者只到問
訊又手處便起聖解硬作主宰既無明眼師匠為之裁削
久則化醍醐成毒藥矣

臨濟第二十四世海舟普慈禪師擬源流列為東明且公得法
弟子然未見其語錄惟萬峰錄中列為上首今姑依源流列
此以俟考證萬峰印記頌云龜毛付囑與兒孫兔角拈來要

問津一喝耳聾三日去個中消息與誰親海安同知沈貫居士問師曰圓覺經云修多羅教如標月指若復見月了知所標畢竟非月此理如何師舉手去云經也月也指也士懵然師拍案一下云月落寒潭士有省乃去從此知師之道非凡情之所能測

三峰藏云藏嘗溯源流一脉自五燈之末所載密菴咸傑禪師而下近代改之若破菴先無準範寶藏持東明且海舟慈寶峯瑄無聞聰七尊宿皆未得見其語錄今所入頌者則破菴無準語出於千巖錄中之一班然未盡其妙寶藏東明僅得崑公塔銘相見語已見其樓接人作略聞見天

奇錄之印證語已上雖未盡見其堂與波瀾然于源流次第則無爽誤獨海舟慈公出萬峰語錄有印證偈而茗溪花城隱士海安同知沈貫撰萬峰禪師塔銘叙在萬峰得法十大弟子偈中為第一人後自序云自念為師嗣法弟子海舟和尚座下叅學久矣况我父祖亦受天目中峰和尚誠諭因徃來不徹余一日請問海舟曰圓覺經云修多羅教如標月指若復見月了知所標畢竟非月此理如何舟舉手云經也月也指也余懵然舟拍案一下云月落寒潭余因而有省云則知海舟與寶藏果林為伯仲自是崑公諸父行耶復列為崑公之徒輩耶豈不數年間使有

二海舟慈耶或名號之字有誤耶據此不無疑案姑闕以俟得海舟寶峰語錄塔銘以正之云
救曰源流之設若家譜然所以考定厥祖若宗承接次序俾後代兒孫觀源視流俛俛進德不使厥跡有愧先德非徒彰顯名號而已若夫上下相亂尊卑倒置如寶藏東明海舟三尊宿譜安用哉元季多兵國家至今近三百年僧行稠雜宗祖之道微亦極矣雖有一二大士深韜岩穴名聞未著故其語錄無傳焉三峰先師頌臨濟宗至海舟慈公翻覆推求得其梗槩蓋慈公為萬峰蔚禪師得法高弟萬峰有付法偈云：而海安同知沈貫為蔚撰塔銘自

序得法于萬峰大弟子海舟和尚則海舟與寶藏為伯仲而東明且公實舟之法姪也今源流以海舟為東明之嗣豈有二海舟耶丙子冬余救五宗適得五世祖無聞聰禪師語錄有客窓夜話一篇序從上源流甚確自臨濟至高峰十有八傳皆與近代所序不異自高峰而下則曰出二人其一為中峰本公其一為斷崖義公義不聞中峰出于巖長，出萬峰蔚，出海舟慈，出寶峰瑄，出天竒瑞而略不及寶藏東明則二公為疊出可知矣又據四世祖笑巖月心寶禪師有聯芳偈六首其自序曰不肖上承迦葉六十三世之元祖下繼曹溪三十一葉之真孫今以源

流數之自迦葉至笑岩順流而下為六十五世自笑岩至曹溪沂流而上則三十三傳較聯芳自序多二世則聰公不及寶巖東明為是也且聰公為海舟三世孫笑岩又聰公之子蹈踵接武只一二代亦若吾輩之于龍池使年歲稍長猶足望見顏色豈數十年間錯謬遂至此耶豈龍池之誤非今日之誤也然則龍池豈無故挿入二人歟余嘗見香巖古溪澄和尚祭海舟文有曰續高峰七世之燈紹昌祖百年之踵自高峰至海舟實七世而寶巖東明在焉則東明而下別出一海舟無疑矣不然無聞之親口所說笑岩之親筆所書萬峰之偈沈子之銘俱不足信乎凡事

之疑難當委曲而折衷之求甚所安而後已今者據師承之偈考銘傳之載合世數之符詳遠祖之說四處咸契獨香巖祭文一疑未決茲可以懸解者也且馬祖石頭同時並化既有二道悟于前矣則萬峰東明祖孫繼踵安知無二海舟于後哉此不待辨而依前四說為安矣聞天童師翁有意改政之錄此以備採擇而寶巖東明二公仍舊不敢擅專也

源流頌起南嶽訖磬山

釋通問

第十六世虎丘隆禪師謂圓悟，問見之時見非是見，猶離見，不能及遂舉拳云還見麼師云見悟云頭上安頭師

於言下脫然契證悟此云見箇甚麼道理師云竹密不妨流水
過悟深肯之頌云

相將携手御街行夜永瓊樓月色新宮漏乍沉天已曉不勞
日午打三更

第十七世應菴華禪師初依圓悟痛與提策悟全見虎丘隆居
半載通徹大法頓明圓悟為人處後開堂法嗣虎丘有僧傳師
垂示語大慧見之極口稱歎有偈寄云坐斷金輪第一峰千妖
百恠盡潛踪年來又得真消息報道岐楊正脉通頌云
直下全彰睡虎威洞明圓悟為人机千妖百恠潛踪跡祇有
同風作者知

第二十二世高峰妙禪師謁雪巖繞問訊挿香被一頓痛棒打
出後一入問便問誰與你拖這死屍來聲未絕便打出一日觀
五祖演真贊云百年三萬六千朝反覆元來是這漢有省後侍
巖語云日間浩地作得主麼師云作得主又問睡夢中作
得主麼師云作得主又問正睡着時無夢無想無見無聞主在
甚麼處師無對後日同宿道友推枕子墮地作聲大悟云元來
只是舊時人不改舊時行履處頌云

踢翻大地露陽春誤聽鶯聲入柳陰沒興夜闌逢酒醒笑渠
依舊宿溪村

第二十三世中峰本禪師目觀流有省詣高峰求證被峰打趁

出既而民間訛傳官選童男女師因問云忽有人來問和尚討童男女時如何峯云我但度竹篋子與他師言下洞然徹法底源頌云

龍門千仞許誰親借箇端由問有目一劄盡情都吐露竹篋三尺屬兒孫

第二十五世萬峯蔚禪師慕千巖道風往謁初入室巖問將甚麼與老僧相見師豎拳云這裡與和尚相見巖又問死了燒了向何處安身立命師云漚生漚滅水還在風息波平月映潭巖云莫要請益受戒麼師即掩耳而出明日普請斫松師拈圓石作猷珠狀云請和尚酬價巖云不直半文錢師云瞎巖云你也

瞎我也瞎師云瞎，頌云

東行賣貴西行賤風月長安不久居戴角泥牛穿碧浪海天秋色映珊瑚

第二十六世寶藏持禪師叅萬峰，付偈云大愚肋下痛還拳三要三玄絕正徧臨濟窟中獅子，燈，續談古今傳頌云白拈手段何憑據肋下還拳徹骨惺大底是他獅子，要玄戈甲振叢林

第二十八世海舟慈禪師初見萬峰舉楞嚴經但有言說都無實義話再拜求明峰劈頭兩棒攔背一踏以脚兩趂云只這是實義師豁然有省峯笑而許之付以法偈令匿跡護持莫輕為

人師以為得隱居洞庭山卅有九年一日僧到師問何處來僧云安溪師云安溪有人麼僧云有虛白和尚說法不異高峰師云是誰弟子僧云寶藏師云有甚言句僧舉室中驗人語云心不是佛智不是道三藏不是法是甚麼下語者皆不契僧問師云曾參寶持吾師云我與寶藏同參萬峰僧云當日何所見遂隱於此更不再參師云我昔問但有言說都無實義峰便打從此得僧云請言得之所以師云但要人知痛痒的是實義是妙心言說盡屬皮毛僧笑云若據此見解生死尚未了何得云悟未在，不見道心不是佛智不是道耶師遂有疑即棄庵詣東明適有人設齋師到闕前問云今日齋是甚麼味明云到口

方知說即遠矣師云如何是到口味明乃打滅燈云識得燈光何處着落味即到口師無語黎明遣侍者請師，即徃明云曾見人吾師笑云見只見一人說出恐驚人明云假使親見釋迦依然是箇俗漢但說何妨師云萬峰明云——萬峰即今在甚麼處師面赤罔然明云若如此不曾見萬峰師歸客寮三晝夜寢食俱忘忽香燈繩斷墮地頓然大悟師至闕前呈悟處明云老闍黎承嗣萬峰去師云公為我打徹豈得承嗣萬峰明笑呵，即集衆出闕陞座云瞿曇有意向誰傳迦葉無端開笑顏到此豈容七佛長文殊面赤也茫然今朝好笑東明事千古令人費唾涎幸得海公忘我，濟宗一派續綿，擲下拄杖云千觔

擔子方全付玄要而今拄杖談以拂子擊三擊下座師即禮謝
迨明遷化師繼席東明頌云

多年錯認定盤星盡餅何嘗得飽人覲面全提親打徹一條

拄杖任縱橫

鬚鈔搥禪師

南嶽下十六世
禪師法嗣
臨濟宗

平江府資壽尼無著鈔禪師丞相蘇公頌之孫女也年三十
許厭世浮休脫去緣飾咨叅諸老已入正信作夏徑山大慧陞
堂舉藥山初叅石頭後見馬祖因緣師聞豁然省悟慧下座不
動居士馮公檄隨至方丈曰某理會得和尚適來所舉公案慧
曰居士如何曰恁麼也不得蘇嚧婆婆訶不恁麼也不得嚧哩

婆婆訶恁麼不恁麼總不得蘇嚧哩婆婆訶慧舉示師曰
曾見郭象註莊子識者曰却是莊子註郭象慧見其語異復舉

巖頭婆子話問之師答偈曰一葉扁舟泛渺茫呈梳舞棹別宮

商雲山海月都拋却贏得莊周蝶夢長慧林去馮公疑其好悟
不根後過無錫拈至舟中問曰婆生七子六個不遇知音祇這
一個也不消得便弃水中大慧老師言道人理會得且如何會
師曰已上供通並是詣實馮公大驚慧挂牌次師入室慧問古
人不出方丈為甚麼却去莊上吃油糞師曰和尚放鈔總過鈔
搥方敢通箇消息慧曰我放你過你試道看師曰鈔搥亦放和
尚過慧曰爭奈油糞何師唱一唱而出於是聲聞四方隆興改

元舍人張公孝祥來寺是郡以資壽挽開法入院上堂宗乘一
唱三藏絕詮祖令當行十方坐斷二乘聞之怖走十地到此猶
疑若是後流未言而諭設使用移星換斗底手段施捨旗奪鼓
底机関猶是空拳豈有實義向上一路千聖不傳學者勞形如
猿捉影靈山付囑俯狗時机演唱三乘各隨根器始於鹿野苑
轉四諦法輪度百千萬衆山僧今日與此界他方乃佛乃祖山
河大地草木叢林現前四衆各轉大法輪交光相羅如寶絲網
若一草一木不轉法輪則不得名為轉大法輪所以道於一毫
端現寶王刹坐微塵裡轉大法輪乘時於其中間作無量無邊
廣大佛事周遍法界一為無量無量為一小中現大，中現小

不動步游彌勒樓閣不返聞入觀音普門情與無情性相平等
不是神通妙用亦非法爾如然於此個儻分明皇恩佛恩一時
報足且道如何是報恩一句天高群象正海濶百川朝上堂舉
雲門示衆云十五日已前則不問十五日以後道將一句來自
代云日，是好日師曰日，是好日佛法世法盡周畢不須持
地覓幽玄祇管鉢盂兩度濕上堂黃面老人橫說豎說權說笑
說法說喻說建法幢立宗旨與後人作榜樣為甚麼却道始從
鹿野苑終至跋提河於是二中間未嘗說一字點檢將來大似
抱贓叫屈山僧今日人事忙冗且放過一著便下座尼問如何
是奪人不奪境師曰野花開滿路徧地是清香曰如何是奪境

不奪人師曰茫茫宇宙人無數幾箇男兒是丈夫曰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曰處綠楊堪繫馬家門首透長安曰如何是人境兩俱奪師曰雪覆蘆花舟橫斷岸曰人境已蒙師指示向上宗乘事若何師便打

無着禪師

釋念常

師諱妙拙姓蘇氏父中大夫象先南徐丞相父也年甫十五忽念曰吾生身何來死復何去良久脫然有得初不以為意長適毘陵許氏不膠世故志慕空宗以禪寂為進修時惠巖圓公嗣圓照佚居普門乃扣以出世間法机感相契次見關西智寂室光真歇了問答如流咸敬異之偶夫壽源官嘉禾大惠慧至郡源具飯以迎師出禮拜無一言大惠退謂給事馮公濟川曰許司理閣中曾見神見鬼但未遇本分鉗鎚如萬斛舟置之絕潢斷港莫能轉動馮公曰何言之易耶惠曰它若回頭定須別也次日道俗請惠說法師與會惠痛抵諸方異見邪解聽者駭

願師獨喜見眉睫間既下座師請道號惠以無著號之且示以
得盡道山僧爰罵人未曾罵著一個漢只有無著罵不動恰似
秦時輾轆鑽既罵不動為什麼似輾轆鑽具眼者辨越明年師
登徑山隨衆坐夏濟川亦在焉惠上堂舉石頭恁麼不恁麼總
不得語馮曰某會得也惠徵之馮着語曰恁麼也得蘇盧薩婆
訶不恁麼也不得恁哩薩婆訶恁麼不恁麼拗不得蘇盧恁哩
薩婆訶惠舉馮語似師曰人謂郭象註莊子却是莊子註郭
象惠雖異其言但嘿而不顧且欲激其遂到忽一日正危坐間
豁然大悟洞見大惠委曲相為處不覺撫掌厲聲曰這老賊老
賊遂呈頌云暮然築着鼻頭伎倆冰消瓦解達磨何必西來二

祖枉施三拜更問如何若何一隊草賊大敗惠亦以偈印之汝
既悟活祖師意一刀兩段直下了臨机一任天真世出世間
無剩少我作此偈為證明四聖六凡盡驚擾碧眼胡僧猶未曉
時此庵顏公首衆與一千七百衲子咸以偈餞其歸且賀法門
之得人也馮公猶未之信身過無錫問師岩頭為渡子時婆生
七子話徑山稱道人會得作如何會師云已上所供並是詣實
仍以偈明之有以禮部僧牒無着師號為施者師說偈受之祝
髮披緇克遂初志紹興壬午年也時張公安國守吳門資壽虛
席張盡禮迎請乃開堂於萬壽寺拈香為大惠之嗣提唱具於
語錄乾道六年七月十四日集衆說偈畢撼之則已去矣年七

十六全身葬於無錫軍將山東紹定庚寅閏二月末遷葬於平江虎丘之東北庵曰達本奉塔藏之

右出佛祖歷代通載

童曇華禪師南嶽下十六世臨濟宗

明州天童應庵曇華禪師蘄州江氏子生而奇傑年十七於東禪去髮首依水南遂禪師染指法味曰遍歷江湖與諸老激揚無不契者至雲居禮圓悟禪師悟一日痛與提策及入蜀指見彰教移虎丘師侍行未半載頓明大事去謂此庵乃座連雲開法妙嚴後遷諸巨刹住歸宗日大慧在梅陽有僧傳師垂示語句慧見極口稱歎後以偈寄曰坐斷金輪第一峰千妖百恠

盡潛踪年來又得真消息報道岐楊正脉通其歸重如此上堂九年面壁壞却東土兒孫隻履西歸鈍置黃面老子以拄杖畫一畫曰石牛欄古路一馬生三寅上堂德彰老瞎禿從來沒滋味拈得口失却鼻三更二點唱已歌無端驚起梵王睡唱一唱曰我行荒草裡汝又入深村上堂臨濟在黃檗處三度喫棒底意旨你諸人還覷得透也未直饒一咬便斷也未是大丈夫漢三世諸佛口挂壁上天下老和尚將甚麼喫飯上堂十五日已前水長船高十五日已後泥多佛大正當十五日東海鯉魚打一棒兩似傾盆直得三千大千世界一切衆生悉皆歡喜謂言打這一棒不妨應時應節報恩不覺通身踊躍遂作詩一首

舉似大衆蜻蜓許是好蜻蜓飛來飛去不曾停被我捉來摘却
兩邊翼恰似一枚大錢釘上堂若作一句商量吃粥飯阿誰不
會不作一句商量尿坑虱子笑殺闍黎拈拄杖曰拄杖子罪犯
彌天眼向二鐵圍山且道薦福還有過也無卓拄杖曰逞一刻
上堂明不見暗，不見明，暗復忘無異流俗阿師野干鳴師
子吼師子吼野干鳴三家村裡身胡孫價增十倍驪龍頷下明
月珠分文不直若作衲僧巴鼻甚處得來三十年後換手捉骨
未是苦在上堂飯籬邊漆桶裡相唾饒你潑水相罵饒你接嘴
黃河三千年一度清蟠桃五百年一次開花鶴勒那咬定牙關
朱頂王呵，大笑歸宗五十年前有一則公案今日舉似諸人

且道是甚麼公案王節級失却帖上堂三十二相八十種好從
朝至暮秋，唧，說黃道黑不知那裡是二時上堂喫粥喫飯
不覺嚼破舌頭血滅梵天四天下下需然有餘玉皇大帝發
追東海龍王向金輪峰頂鞠勘頃刻之間追汝諸人作證見也
且各請依實供通切忌回避儻若不實喪汝性命上堂趙州吃
茶我也怕他若非債主便是冤家倚墻靠壁成群隊不知誰解
辨龍地上堂五百力士搯石義萬仞崖頭撒手行十方世界一
團鏡虛空背上白毛生直饒拈却臍脂帽子脫却鶻鼻布衫向
報恩門下正好喫棒何故半夜起來在膝坐毛頭星現衲僧前
上堂三世諸佛眼裡無筋六代祖師皮下無血明果咬定牙關

踪跳也出他圈積不得何故南泉斬猫兒上堂云參禪人切忌
錯用心悟明見性是錯用心成佛作祖是錯用心喫粥喫飯是
錯用心屙屎送尿是錯用心一動一靜一往一來是錯用心更
有一處錯用心歸宗不敢與諸人說破何故一字入公門九牛
車不出上堂云良工未出玉石不分巧冶無人金沙混雜縱使
無師自悟向天童門下正好朝打三千暮打八百暮拈拄杖云
喚作拄杖玉石不分不喚作拄杖金沙混雜其間一箇半箇善
別端由管取平步丹霄苟或未然卓拄杖云急着眼看僧問婆
子問巖頭呈梳舞棹則不問且道婆子手中兒子甚處得來巖
頭扣船舷三下意旨如何師曰焦磚打着連底凍曰當時若問

和尚如何對他師曰一棒打殺曰這老和尚大似買帽相頭師
曰你向甚處見巖頭曰剗師曰杜撰禪和曰婆生七子六個不
遇知音祇這一箇也不消得擲向水中又且如何師曰少賣弄
曰巖頭當時不覺吐舌意作麼生師曰樂則同歡曰僧問雲門
如何是清淨法身雲門曰花葉攔此意如何師曰深沙努眼睛
問祇這是埋沒自己祇這不是孤負先聖去此二途和沈合水
處請師道師曰玉筋撐虎口曰一言金石談來重萬事鴻毛脫
去輕師曰莫謾老僧好問人皆畏炎熱我愛夏日長薰風自南
來殿閣生微涼時如何師曰倒戈卸甲虎丘忘日拈香曰平生
沒興撞着這無意智老和尚做盡伎倆湊泊不得從此卸却干

戈隨方著衣吃飯二十年来坐曲录木懸羊頭賣狗肉知他有甚憑據雖然一年一度燒香日千古令人恨轉深師於室中能鍛煉者艾故世稱大慧與師居處為二甘露門嘗誡徒曰衲僧家著草鞋住院何啻如玩地戀窟乎隆興改元六月十三日奄然而化塔全身于本山

天童應庵曇華禪師塔銘有序

李浩

隆興改元癸未六月十三住持天童山應庵禪師曇華遷寂塔全身於院之西麓其侍者興會持遺書副以趙州之頂相來且需文以銘余曰銘余宜為歲在庚午始識師於番陽十四年於今念有所至雖千里命車忽焉去之亦不為少頃由以是為常

家居官居其門弟子以化事往還蓋未嘗絕也知師之所歷至詳銘余宜為示之信入導以進步既久而本然之法軒豁呈露靡所逃遁考觀其極與吾儒所謂一貫兩端宗廟之美百官之富無得踰之日月不可階之天無或少戾知師之所造至悉銘余宜為負二宜為最後又以古佛相貌寄意銘余責也其可辭師江氏子蘄之黃梅人生而奇傑骨目聳秀童穉便厭世故具決定志津濟群品年十七出家於邑之東禪明年為大僧又明年杖錫參訪首謂隨州水南遂和尚染指法味歡喜踴躍遂遍歷湖南北江東西所至與諸老激揚無不投契然師根器遠大不肯得少為足要求向上鉅鎚透頂透底諸佛列祖羅籠不住

一着以厭滿初願乃上雲居禮圓悟禪師一見拊勞痛與提策
以為法之故服勞難事趨走惟恐居後會圓悟入蜀指以往見
彰教隆於宣隆其子也隆移虎丘師實為先馳未半載間通徹
大法頓明圓悟為人處机関深因運用恢廓宮句之出皆越格
超量入天罔測道聲藹然洽於叢林未幾禮辭遊戲諸方初分
座於處之連雲處守遂以妙嚴請師出世繼住衢之明果蘄之
德章饒之報恩薦福婺之寶林報恩江之東林建康之蔣山平
江之萬壽兩任南康歸宗未乃任今天童皆緇白欽慕同辭公
舉處、開大施門垂手未悟遠近奔湊如水赴壑師於普說小
叅問答勘辨之屬皆從容暇豫曲盡善巧而室中机辨操縱殺

活尤號明妙飽叅宿學一近提拂亦汗下心死恨見之晚先意
出力辨所難集以申報效舊嘗領徒典刹者皆晦匿名迹以得
寓巾鉢於下陳為幸嗚呼道亦宏矣師既大振宗風為世眼目
至於行業高潔咸可稱述師初有發明即與此菴禪師時號元
布袋者同行反覆博約日益深奧及從此菴於護國相得歡甚
此菴之止意於師不無所屬而開堂嗣法訖不忘虎丘與近世
眩於名聞牽於利養燒香不原所得者異矣矩範嚴峻或有過
失徃、面質無所寬假言既脫口亦釋然無間以是學者畏而
仰之每於任持泛應虛受雖料理建置小物細故動為無窮計
未嘗苟且至纖毫不可於意即翩然徑去莫能回奪嘗自言衲

僧家着草鞋住院何啻如玩地戀窟徒衆不許放逸事必身
率之其將示疾也猶挂牌入室至夜分他日多類是將終或以
辭世倡為請師曰吾嘗笑諸方所為而自為之耶區處院事纖
悉不遺奄然趺坐而化春秋六十一夏臘四十三倡頌語錄甚
富未及詮次已盛傳於世矣徑山妙喜禪師聲價隆重方其顯
赫時爭屈下之師執常禮無加損及其在海陽有僧傳師垂示
語者妙喜見之極口稱歎後以倡寄歸宗云坐斷金輪第一峰
千妖百恠盡潛蹤年來又得真消息報道岐楊正脉通其歸重
如此速妙喜歸徑山退居月明庵師演化於明叔姪相望往來
憧必至二大士之門咸曰妙喜應庵無異辭師歿後未踰月妙

喜亦化去祖道其遂陵夷矣乎後生可畏菴必將有紹之者
銘曰臨濟一宗支派分布大於揚岐盛於五祖善美具并厥惟
圓悟生子若孫益振門戶師周後出氣雄諸方發端水南編叅
湖江所至皆靡陳既堂師視缺然高翥遠矚窮法頂底乃搆
乃航槌拂巾瓶一十三刹示無緣慈縱無畏說魔族萬千我殺
我活驅耕奪飢定一動智拔還其本然同此大達太白峰之前
玲瓏巖之下有窳堵波灵骨是舍三十年後話行猶是閉眼作
夜

道場全禪師南嶽下十六世臨濟宗

安吉州道場無庵法全禪師姑蘇陳氏子東齊川和尚為落髮

師久依佛智每入室智以狗子無佛性話問之師因對一日聞
僧舉五祖頌云趙州露刃劍忽大悟有偈曰鼓吹轟，袒半肩
龍樓香噴益州船有時赤脚弄明月踏破五湖波底天住後上
堂欲得現前莫存順逆卓拄杖云三祖大師變作馬面夜叉向
東弗于逮西瞿耶尼南瞻部洲北鬱單越却來山僧手裡首身
元來只是一條黑漆拄杖還見麼直饒見得入地獄如箭射卓
拄杖下座上堂拈拄杖曰汝等諸人箇，頂天立地肩橫榔栗
到處行脚勘驗諸方更來這裡覓個甚麼統，輕，拶着便言天
台普請南嶽游山我且問你還曾收得大食國裏寶刀麼卓拄
杖曰切忌口銜羊角僧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天下無
貧人曰見後如何師曰四海無富漢乾道己丑七月二十五日
將入寂衆求偈師瞪目下視衆請益堅遂書無，二字棄筆而
逝火後設刹五色塔于金斗峰

無菴

龔明之

崑山縣陳氏子名法全棄家從道川為僧叅請勤至一日行靜
濟殿前偶撞其首於柱間忽然大悟旁觀者見其光彩飛動而
全自不知也自此遍支山林道價日增後住湖州道場山號無
菴

著郊南嶽下十六世○臨濟宗

知府葛郊居士字謙問號信齋少擢上第玩意禪悅首謂無菴

全禪師求指南菴全究即心即佛又無所契請曰師有何方便
使其得入菴曰居士太無厭生已而佛海來居劍池公月從游
乃舉無菴所示之語請為衆普說海發揮之曰即心即佛肩拖
地非心非佛隻眼橫蝴蝶夢中家萬里子規枝上月三更留旬
日而後及一日舉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豁然頓明頌曰非心
非佛亦非物五鳳樓前山突兀艷陽影裡倒翻身野狐跳入金
毛窟無菴肯之即遣書頌呈佛海報曰此事非紙筆可既居
士能過我當有所聞矣遂復至虎丘海迎之曰居士見處止可
入佛境界入魔境界猶未得在公加禮不已海正容曰何不道
金毛跳入野狐窟公乃痛頷嘗問諸禪曰夫婦二人相打通見

子作證且道證父即是證母即是或庵體禪師著語曰小出大
遇淳熙六年守臨川八年感疾一夕忽索筆書偈曰大洋海裏
打鼓酒桶山上聞鐘業鏡忽懸撲破翻身透出虛空名僚屬示
之曰生之與死如晝與夜無足怪者若以道論安得生死若作
生死會則去道遠矣語畢端坐而化

覺清禪師南嶽下十六世臨濟宗
道場辯禪師法嗣

平江府覺報清禪師上堂舉僧問雲門如何是諸佛出身處門
曰東山水上行師曰諸佛出身處東山水上行石壓笋斜出岸

懸花倒生

柯然首座南嶽下十六世臨濟宗
道場辯禪師法嗣

安吉州何山憨首座姑蘇人侍正堂之久入室次堂問猫兒為甚麼偏愛捉老鼠曰物見主眼卓豎堂欣然曰命分座

宜翁

釋念常

沙門可觀字宜翁華亭咸氏年十六具戒依南屏精微師聞車溪擇鄉聲振江浙負笈從之一日聞舉唱般若寂寥忽有悟入如服一杯降氣湯玉惠覺有橫山命師偕行讀指要至若不謂實鏡床非苦變易非遷歎曰語言文字皆糠粃耳建炎初主嘉禾壽聖遷當湖德藏居閱世堂為楞嚴補註嘗以祥符延閱兩載以疾返當湖南林一室蕭然人不堪之則曰松風山月此我無盡衣鉢也乾道七年丞相魏杞出鎮姑蘇請主北禪入門適

當九日指座云胷中一寸灰已冷頭上千莖雪未消老步只宜平地去不知何事又登高魏公擊節不已淳熙七年皇子魏王牧四明用月堂遺書之薦請主延慶時已八十九歲抵行在所而聞王薨師在天竺受請曰王旨如生豈當有辭遂行至南湖衆見行李寂、莫不歎服不二載復歸當湖竹庵無疾而逝壽九十一大惠先沒二十年矣右出佛祖歷代通載姑蘇志云有圓覺手鑑行庵錄

大禪了明禪師

徑山第二十一代大禪了明禪師秀州人妙喜會中龍象叢林所謂明大禪師也身長八尺腹大十圍所至人必聚觀之始妙

喜謫梅州，縣防送甚嚴，或以為禍在不測。師為荷枷以行，間
閱辛苦，未曾少怠。既至貶所，衲子追隨問道者，率不下二三百
人。果以齋粥不給，且慮禍嘗勉之，令去。師輒不肯，以身任齋粥。
每肩拷撻，行乞至晚，即數十人為之荷米麵薪蔬食用之。屬成
列以歸，衲子雖多，無不具足。如是者十七年。如一日果法嗣之
盛，在貶所接者，居其半師之力也。果被旨復僧衣，自便。繼被旨
住育王，師嘗在座下。師為人豪邁，機鋒敏速。妙喜室中不許衲
子下唱，師每入室必振聲一唱而退。妙喜一日掇方丈前云：下
唱者，哥一貫錢。師見之，乃密具千錢于袖中，至室中先頓於地。
高聲一唱便出。如是者數矣。妙喜無如之，何再掇曰：下唱者，哥

當日堂供一中師見之，即顰步往庫司，語曰：和尚要十兩金主
事者不疑，即與之。乃遣行者隨往方丈，師袖之以入，復頓於地。
高聲一唱而妙喜大駭，入室罷。徐問知其然，為之一笑。每語師
云：你這肥漢，如是會禪，驢年也未夢見。在然念其勤劬之久，舉
令出住舒州。之授子先是授子諸庄牛遭疾疫死斃，幾盡。比歲
不登，師以大願力化二百隻牛以實之。連歲大稔，倍常。頗有異
跡，遷住長蘆。衲子輻湊，叢林改觀。及妙喜住徑山，師來供施。及
飯大眾，泊歸長蘆，妙喜送以偈云：人言棒頭出孝子，我道憐兒
不覺醜。長蘆長老恁麼來，妙喜空費一張口。從教四海安流傳，
野干能作師子吼。孰云無物贈君行，唱下錢圍山倒走。後奉詔

住徑山道望愈著先是揚和王夢一異僧長大瞠腹緩行言欲
化蘇州一庄覺而異之未言也翌日師忽杖履徒步而至門者
呵不止以白和王和王出見之遙望師奇偉與夢中見者無異
遽呼其眷屬出觀之眷屬並炷香作禮茶罷師首言大王左田
至多可施蘇州一左以為徑山供佛齋僧無窮之利和王未有
可否目令辦齋師飯罷使便出更無他語時內外闕然傳言和王
以蘇州庄施徑山長老遂達孝宗聖聽會和王入朝上為言聞
卿捨蘇州一左庄施徑山朕當為蠲免賦稅和王謝恩歸次日以
書至徑山請師入城而二日前先自遷化矣自是和王宴居寤
寐之際或少倦交睫即見師在前語曰六度之大施度為先善

始善終斯為究竟和王即以庄隸本山此庄歲出十萬犂牛舟
車解庫應用百事具足復有蠲賦之恩至今蒙其利師於緇素
有大目錄所在施供雲委衲子臻萃佛事殊勝江湖兩湖皆號
之為布袋和尚再出焉六月初七日浴罷趺坐而逝

松源禪師

釋念常

師名崇岳生於處州龍泉吳氏自幼卓犖不凡處群兒中未常
嬉宕稍長聞出世法慕向之年二十三棄家衣掃塔服受五戒
於大明寺首造靈石妙公繼見大惠果禪師於徑山久之大惠
升堂稱蔣山應菴華公為人徑捷師聞之不待旦而行既至入
室未契退愈自奮勵終夜自舉狗子無佛性語豁然有得即以

扣應菴應菴舉世尊有密語迦葉不覆藏師云鈍置和尚應菴
屬聲一唱自是朝夕咨請應菴大喜以為法器說得勸使祝髮
棟梁吾道隆興二年師始得度於臨安西湖白蓮精舍自是徧
歷江浙諸大老之門罕當其意乃浮海入閩見乾元木菴永公
一日辭木菴木菴舉有句無句如藤倚樹師云裂破木菴云瑯
琊道好一堆爛柴聾師曰矢上加尖如是應耐數反木菴云吾
兄下語老僧不能過其如未在他日拂子在手為人不得驗人
不得師云為人者使博地凡夫一起入聖域固難矣驗人者打
向面前過不待開口已知渠骨髓何難之有木菴舉手云明
向汝道開口不在舌頭上後當自知道年見密菴於衢州之西

山隨問隨答密菴微笑曰黃楊禪爾師切於明道至忘寢食密
菴移蔣山華嚴徑山皆從之會密菴入室次問侍僧不是心不
是佛不是物師侍側竅然大悟乃曰今日方會木菴道開口不
在舌頭上自是机辨縱橫鋒不可觸密菴又遷靈隱遂命師為
第一座菴出世於平江澄照為密菴嗣徒江陰之光孝無為之
治父饒之薦福明之香山平江之虎丘慶元三年靈隱虛席被
旨補處居六年法道盛行得法者衆而師有棲遯之志即上章
乞罷住持事上察其誠許之退居東菴俄屬微疾猶不少廢倡
道忽親作書別諸公卿且垂二則語以驗學者曰有力量人因
甚擡脚不起開口不在舌頭上及貽書法嗣香山光睦雲居善

開囑以大法因書偈曰來無所來去無所去階轉玄關佛祖因
措跣跌而寂實嘉泰二年八月四日也得年七十有一坐夏四
十奉全身塔于北高峯之原

右出佛歷代通載

松源禪師塔銘

陸游

松源禪師名崇岳生於處州龍泉之松源吳氏故因以自號自
幼時已卓犖不羣處群兒中未嘗嬉笑稍長聞出世法慕嚮之
年二十三棄家衣掃塔服受五戒於天明寺首造靈石妙禪師
繼見大慧杲禪師於徑山久之大慧陞堂稱蔣山應庵華公為
人徑捷師聞之不待旦而行既至入室未契退愈自奮勵中夜

自舉狗子無佛性話竅然有得即以扣應菴，舉世尊有家語
迦葉不覆藏師云鈍置和尚應菴厲聲一喝自是朝夕咨請應
菴大喜以為法器說偈勸使祝髮棟梁吾道隆興二年師始得
度於臨安西湖白蓮精舍自是徧歷江浙諸大老之門罕當其
意乃浮海入閩見乾元木菴永禪師一日辭木菴欲往黃檗木
菴舉有句無句如藤倚樹師云裂破木菴云瑯琊道好一堆爛
柴甞師云矢上加尖如是應酬數及木菴云老兄下語老僧不
過如此祇是未在他日拂子在手為人不得驗人不得師云為
人者使博地凡夫一起入聖域固難矣驗人者打向面前過不
待開口已知渠骨髓何難之有木菴舉手云明，向汝道開口

不在舌頭上後當自知通年見密菴於衢之西山隨問即答密
菴微笑曰黃楊禪爾師切於明道至忘寢食密菴移住蔣山華
藏徑山皆從之一日密庵入室次問傍僧不是心不是佛不是
物師侍側豁然大悟乃云今日方會木菴開口不在舌頭上自
是机辨縱橫鋒不可觸木菴又遷靈隱遂命師為堂中第一座
旋出世於平江澄照為密菴嗣遷江陰之光孝無為之治父饒
之薦福明之香山平江之虎丘皆天下名山惟治父最寂寞又
以火廢師一臨之四方名衲踵至棟宇亦大興人謂師能使所
居山大慶元丁巳年適靈隱虛席金曰安得岳公來乎果被旨
以界師驢聲如潮居六年道盛行得法者衆法席為一時冠而

師有棲隱之志即上章乞罷任持事上察其誠許之退居東庵
俄屬微疾猶不少廢倡道忽垂一則語以驗學者曰有力量人
為甚麼搥脚不起開口不在舌頭上又貽書嗣法香山光睦雲
居善開傳以大法月書偈曰來無所來去無所去瞥轉玄關佛
祖罔措跣趺而寂實嘉泰二年八月四日也得年七十有一坐
夏四十奉全身塔於北高峰之原塔成之四年香山遺其侍者
道孚以銘屬其子方謝事居鏡湖上年過八十病卧一榻得書
不覺起立曰亡友臨川李德遠浩實開道於應庵盖與密庵同
叅李德遠每與其談叅問悟入时机緣言句率常達旦今讀師
語峻峭崑崙下臨雲雨如立千仞之華山蹴空駕天駭心眩目

如錢塘海門之濤虎豹服粟屋瓦震動如漢軍昆陽之戰追
思德遠所言然後知師真臨濟正宗應庵密庵之真子孫也

銘曰

臨濟一宗先佛正傳應庵父子以一口吞金圈棘蓬晚授松源
松源初心論劫叅禪於一笑中疾雷破山坐八道場衆如濤瀾
金鐵脫手碎首裂肝彼昏何智萬里鐵關後十大劫摧山涇川
法力所持此塔巋然

天童無用淨全禪師塔銘

錢象祖

越之暨陽有大比丘名淨全翁氏子無用其自號朴野無像飾
風神秀異面目爽々有光幼失所恃長與父兄躬耕九至林壑

泉石間必宴坐忘歸人已異之甫冠從大慧山神辨禪師出家
復以典略無所解乃幡然入徑山投大慧杲公公問曰汝有何
能荅曰能打坐曰打坐何為師曰若問何為直是無下口處大
慧已知為法器時有王族以一度僧牒施杲命其給侍者十輩
各探箒以卜其方緣師信手拈出而首得之師時韜光不耀人
以為推魯故列下陳九人者意皆不能平謂師非其倫不應侍
而有之更相評語杲復命探之如初師再獲若是者三探三得
之衆始駭服遂師杲公祝髮具足戒嘗請益杲曰但起滅不停
處看師夙夜泰完曾不少懈一夕聞山門宵邏者傳呼照管火
燭忽有所警省乃疾趨方丈杲唱云去得之本有失之本無宜

息狂躁師不覺淚下寢食俱忘若有所負日入室果舉靈雲見
挑花那裡是他不疑處師擬開口果遽批頰一擊竅然頃有契
悟即說偈曰靈雲一見兩眉橫引得漁郎良計生白浪起時拋
一釣任教魚鱉並頭爭果復哂曰汝既知老僧不瞞爾宜自善
護目願侍者曰這拙漢披剃未幾便能性躁如許三十年後人
望其風不及在果公既示寂時瞻堂遠無庵全水庵一門庭角
立師咸往扣焉入閣見木菴舉有句無句如藤倚樹師云焦磚
打着連底凍忽遇樹倒藤枯時如何師云正在半塗目甚為山
可，大笑師云忍後不禁水深相契重時大法炬許之自是問
答勘辨與師無不机投道合多所發明日由數載後出嶺嶠遊

吳中拙菴光公居靈隱延師典賓混源密公主淨慈命分半座
為象入室師志在晦藏無應世念然天稟夙成不假師授雖不
識一丁字而吐詞發語形為偈頌老師宿學所不能及斯亦奇
矣尚書尤公襄寶文王公厚之通門袖出部使者相與勸請主
狼山師勉為一出淳熙十六年開法師嗣大慧移錫蘇之承天
宣城之廣教建業之寶寧師之任寶寧也余時守菴病在丐閒
得請將歸師退院事許以相從為天台遊病中日得晤師聞法
音如藥石天童適虛席四明首聞師道價亟馳書逆師自是法
道通行衲子風趨座下余假守會稽時復杖錫相遇公退之暇
猶得共說無生多至夜分還還山未幾已報示疾說偈而寂開

禧——三年六月廿九日也其後用師治命遠持其壞衲袈裟以見遺意且待奉師躬於寺之西麓應菴華禪師香火同龕對峙浮圖以瘞之號復塔蓋應菴與師為伯仲亦法門殊勝事也行春秋七十一夏臘四十五度弟子五十從師入道者駸見於湖海矣師机鋒峭峻惟以單提直截鍛鍊學者住持未嘗泛應同衆清風凜然其法行未盡編錄而已流傳大千其門人思卓以余有舊且厚善遠來需余銘

銘曰師振宗風作獅子吼妙法無邊空諸所有復鉢羅花開揚啟後為世導師禪林日茂太白峰前雙窠堵波亘千萬年高風不磨

笑翁禪師

劉鳳

笑翁禪師妙堪得法於天童無用全禪師初領台之報恩闡揚毗尼朝命徙虎丘

妙峰禪師

劉鳳

妙峰苦喜禪師吳興劉氏得法育王光禪師入匡廬卓錫妙高峰下百壁十年自明之瑞岩來領蘇之萬壽

伽堂善濟禪師

劉鳳

虎丘伽堂善濟禪師題魚籃觀音像贊曰雲鬢濃裝苦強顏為他閒事入塵寰携來活的無人買只作尋常死貨看

法董禪師

劉鳳

法薰禪師號石田眉山彭氏聞吳門雪窟破菴禪師道望來依
為目舉世尊拈花迦葉微笑語有契依棲咨詢與無準範日相
激勵去遊諸老見靈隱松源岳淨慈育堂克成稱其自作家爐
鞞中來出世蘇之高峰高峰最角刹苦身率之未三年為改觀
次遷楓橋衆繩然

退谷雲禪師塔銘

陸游

佛照禪師有嗣子曰淨慈報恩光孝退谷禪師名義雲生於福
州閩清黃氏世為士禪師幼入家塾成童入鄉校穎異有聲既
冠遊國學目讀論語中庸有所悟入後聞龜峰山堂淳禪師遂
自斷出家從山堂祝髮徧遊江湖至吳見錢菴一大禪為侍者

一日室中問國師三喚侍者話師亟舉手掩其口又問曰侍者
三應又作麼生師拂袖徑出錢菴大喜時佛照倡道靈隱師徃
依之及佛照移育王師從其行歷十年為堂中第一座佛照聞
其說法歎曰此子提倡宛如雪堂行和尚吾鉢袋有所付矣遂
出住香山居五年徙台州光孝又徙鎮江甘露會平江虎丘萬
壽皆欲延師聞萬壽頗賢即欣就之淮南轉運使虞公傳
又以長蘆來招師與虞公有雅故又從之會育王虛席朝命師
補其處時佛照方居東菴父子日相從發明臨濟正宗學者雲
集會有魔事師即捨衆退居香山蓋將終焉而朝命又起師說
法淨慈恩光赫奕都邑聳動一日領衆持鉢畿邑是夕寺災無

遺宇比師歸獨山門歸然在瓦礫中師不動容曰成壞相尋亦
豈有常今日之壞安知不為四象作福之地哉天子聞之出內
庫金以賜自重臣貴戚以下傾橐輦金惟恐居後未期年廣殿
邃廡崇閣傑閣蓋愈於前日矣於是上為親御翰墨書慧日閣
三大字賜之開禧二年五月師示微疾六月朔旦辛亥作偈別
衆曰意烏猝嗟萬人氣索佛法向上何曾蹋著臨行業識茫茫
一任諸方卜度遂寂後九日弟子處約等奉全身塔於寺之東
北隅世壽五十八僧夏三十五住山十九載度弟子四十有畸
學者集師語為七會錄行於世師初欲以復佛殿屬余記之未
及而棄世於是處約等以西堂可宣禪師之狀來求余銘適余

老疾弗克就宣公又以書來固請而師之侍僧處訥者留逾年
不肯去辭指懷款予為之歎曰師之在育王也將新僧堂而陰
陽家以為法所禁將不利於主人師奮不顧排衆說力為之堂
成而魔果作遂去陰陽家之說使人拘而多畏然其法本出俗
流不待師之明知其妄決矣雖或適中終為不足信也又師在
淨慈遭火患滌地皆盡度非金錢累億萬且假以歲月必不能
成師談笑盡復舊觀議者或以為師之才用絕人見於此者則
亦陋矣此事若澄觀輩則可稱大善知識直遊戲爾師所以獨
立一世者豈直以此哉師示衆有曰烏道孤危玄關妙密在曹
洞旨亦奇矣若較臨濟直是天地懸隔此足以知師能繼圓悟

妙喜佛照之大作用者自有好在也銘曰
猗歟雲公自儒衣奮為東菴子無示無問上距圓悟四世而近
龍象蹴踏師子奮迅或造其室目不容瞬丹碧南山蓋其遊刃
於談笑頃變化煨燼以此論師其殆未盡譬如觀海測以尺寸
我銘不磨百世其信

常禪師

劉鳳

常禪師華亭人十二出家依平江圓明院體至習經書志尚侔
儻佛智晦機和上自江西百丈遷杭之淨慈乃往來泰承借得
法要遂遊歷諸方元主禮召赴闕尊寵之如雲麓洪公別峰印
公皆相推重自京回姑蘇萬壽主席分半座以延說法衆皆諮

稟著佛祖通載二十二卷行於今

別山智禪師

師諱祖智姓楊氏蜀之順慶人年十四得度初聞僧誦六巖語
悅之時巖住蘇之穹窿亟往從焉目閱華嚴經彌勒樓閣入已
還閉之語恍如夢覺遂頌靈雲見桃花云萬綠叢中紅一點幾
人歡喜幾人嗔巖頷之越二年遍扣浙翁琰無際派高原泉淳
菴淨妙峰善諸公最後見無準範公於雪竇公知是法器持之
彌峻時或捧唱交下一語不少貧師擬對輒噤不能發由是知
解都喪久之作而言曰吾生平伎倆皆死法今見此翁始行活
路既而公移徑山命師分座嘉熙戊戌洞庭天王虛席迎師主

之寶祐丙辰天童燬州帥吳公潛奏師道行師被旨携一囊一鉢至縛茅以居時寧郡久不雨師禱之輒應由是人情奔湊不三年百廢具舉天童始還舊觀庚辰九月旦忽示衆云雲淡月華新木脫山露骨有天有地來幾個眼睛活有省問者師曰不及相見各自努力越十日夜分呼侍者囑後事珍重大衆叉手而寂壽六十有一坐四十七夏其徒塔全身於中峰密庵禪師之右師嗣無準範

右天童寺志

景德傳燈錄凡無机緣語句者不錄然仍出其名號今錄其地人之係于我吳者附于龔燈篇之末

吳門圓鏡禪師潤州鶴林寺玄素禪師法嗣

靈巖寶觀禪師杭州烏窠道林禪師法嗣

蘇州真亮禪師嵩山普寂禪師法嗣

蘇州崑山定覺禪師馬祖法嗣

蘇州法河禪師荊州永泰寺靈瑞禪師法嗣

蘇州文約禪師潭州瀉山靈祐禪師法嗣

蘇州憲禪師洪州黃檗山希運禪師法嗣

蘇州瑞光清表禪師天台山德韶國師法嗣

吳釋傳內略載

劉鳳

定覺禪師崑山人得法於馬祖

蘇州法河禪師得法於荊州永泰寺靈湍禪師湍師百丈

蘇州文約禪師得法於為山靈祐禪師亦自百丈

蘇州憲禪師吳門山弘宣禪師俱得法于黃檗禪師

清表禪師住瑞光天台山德韶國師法嗣

蘇州洪澤和尚泐潭懷澄禪師法嗣也

常熟稟珍全慧禪師得法於天聖泰禪師

何山曉禪師得法於羅漢林禪師日儉禪師得法于景清素禪

師

又蘇州諸禪師得法於南宗者初則流水玄通後乃稱瑞光定慧

虎丘通禪師傳法於保寧英禪師

虎丘文湛禪師大中立誌禪師法嗣第十四世也

虎丘務本禪師得法於天童智穎禪師臨濟十八世也

何山鐵鏡明禪師得法於淨慈聞虎丘疾藜曇禪師嗣法靈隱

崇岳皆二十世宋之季入元者也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四十、四十一、四十二、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四十六、四十七、四十八、四十九、五十、五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十四、五十五、五十六、五十七、五十八、五十九、六十、六十一、六十二、六十三、六十四、六十五、六十六、六十七、六十八、六十九、七十、七十一、七十二、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五、七十六、七十七、七十八、七十九、八十、八十一、八十二、八十三、八十四、八十五、八十六、八十七、八十八、八十九、九十、九十一、九十二、九十三、九十四、九十五、九十六、九十七、九十八、九十九、一百

法書卷之二十一

法書卷之二十一

法書卷之二十一

法書卷之二十一

法書卷之二十一

法書卷之二十一

法書卷之二十一

計八十一



